

## ※學林誌傳※

# 陳榮捷自訂年譜

陳榮捷著 崔玉軍\*譯註

### 譯者說明：

1、這份〈陳榮捷自訂年譜〉是陳先生長子陳樂怡 (Lo-Yi Chan) 博士在二〇〇三年從紐約郵寄給我的，原文是英文。現在我把它翻譯成中文，並增加了一些註釋。陳樂怡博士已經授權我發表該年譜的中文翻譯。

2、哥倫比亞大學的華靄仁 (Irene Bloom) 教授在一九八一至一九八三年間曾經和她的同事作了一份〈陳榮捷口述自傳〉（以下稱〈口述自傳〉），可與本〈自訂年譜〉相互參照。華靄仁教授在一九九五年將這份〈口述自傳〉整理後，選登在《中國研究書評》上。參見 Irene Bloom compiled, “Wing-tsit Chan, 1901-1994: Excerpts from an Oral Autobiography,” *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 2.2 (Fall 1995): 305-344。該文後來由彭國翔博士翻譯成中文，見華靄仁整理，彭國翔翻譯：〈陳榮捷 (1901-1994)：一份口述自傳的選錄〉，《中國文化》第 15、16 期合刊（1997 年 12 月），頁 327-347。

3、本文在翻譯過程中，多次得到陳樂怡博士、華靄仁教授、朱榮貴教授等的幫助，陳來先生並且仔細地審看了譯文，提出了很多建議，在此表示特別感謝。

陳榮捷案：除特別註明外，文中所有粵語發音均採用威氏 (Wade-Giles) 拼音法；本文年代後面的數字（如 1902 後面的數字 1）表示年齡，此係根據西方慣例。除特別註明外，文中的年月均是西方紀年。

### 1901

八月十八日（陰曆七月初五，寅時）出生於廣東省開平縣三江鄉南溟村。祖父

---

\* 崔玉軍，中國社會科學院文獻資訊中心副研究員。

名修顯(1822-1904)，理髮匠。祖母潘氏。父親字學寅(1854-1941)<sup>1</sup>，名揚鉉，號鬥南公，先後在香港和曼谷做過木匠，其後來到美國開洗衣店；母親李氏(1868-1934)，名四足。

### 1902 1歲

### 1903-1905 2-4歲

母親時常抱著我去兩里之外的長沙鎮大集。那裏的人常讓我指認商店招牌上的漢字，如果我能正確地讀出來，就會得到一個銅板。

### 1906 5歲

進入村中陳姓第二支所辦私塾<sup>2</sup>，先臨帖、背《三字經》，後背《千字文》。在大約二十五名的學童中，我的年齡最小。

### 1907-1911 6-10歲

轉入履安私塾，這是由陳姓第三支，那些在美國開洗衣店和飯館的家人興建的一所私塾，有學童約二十人，均為男孩。因為我功課完成得相當快，所以經常被先生派到鄰村去給他買鴉片。我很喜歡這一差使，因為那個店主人會送給我糖果吃。讀完《四書》和其他儒家典籍。一九一一年父親從美國回來，這是我們父子首次見面。

### 1912-1914 11-13歲

進入設在陳氏祠堂裏的大館。祠堂是為紀念在一二七〇年中狀元的一位先祖而建，也是他將我們陳氏家族遷徙到現在的居住地三江鄉。館中約有學童三十人，均是來自附近幾個村子的陳姓男孩。我們除了回家吃飯之外，其他時間都不能離開學

<sup>1</sup> 據〈口述自傳〉，陳榮捷的父親在四個兄弟中排行第二。他和四弟揚錫、長子允雄三人都在美國開過飯館。

<sup>2</sup> 根據〈口述自傳〉，村中的陳姓分為三支，陳先生家屬於第三支，該支因為有眾多子弟在美國打工，所以最為富裕。

校，包括睡覺。塾師講解儒家典籍，教我們習詩作文，對字聯句。父親自願監理半里外的一座新村的建設，和他作伴的是一條名叫約翰的小狗。這項工作用了他十多年的時間。

塾師的兒子在六十里之外的廣州讀書，一九一四年暑假時來探望他的父親。他告訴我們說有一種船能在水下航行（潛水艇），還有的船能在天上飛（飛機）。我對此極為著迷，於是就想去廣州讀書，但我的母親不同意，因為她覺得大城市不安全。當然最重要的是她最寵愛我，不捨得讓我離開。

### 1915 14 歲

進入設在長沙大集的譚姓私塾，有一百餘名男童，多是附近村子中的譚姓子弟，只有四名余姓學童來自鄰縣。我是唯一一個姓陳的學生，且年齡最小。該館教授現代課程，如地理、算術和自然。

### 1916 15 歲

春季，參加聖保羅書院 (St. Paul College) 的入學考試，因為不懂英語，未獲錄取，後入拔萃書院 (Diocesan House)<sup>3</sup>，校址在香港。這期間我住在西岸一位同族所開的商店。在拔萃書院，我們上午學習英語（是香港最好的），下午學習中文（水平很差）。早先當我父親在美國的時候，曾向廣東基督教學院（Canton Christian College，當時中文名字為嶺南學堂<sup>4</sup>）捐過款，他知道該校在廣州郊區，是一所聲譽很好的寄宿制學校。父親勸我到那裏去上學。為準備參加嶺南學堂的入學考試，我下午不去上中文課，而是到荷李活道 (Hollywood Road) 的書店讀書。那個地方的書店門口都有桌子，上面擺放著一些書，讀者可以隨便瀏覽。六月，參加嶺南學堂

<sup>3</sup> 拔萃書院是香港基督教聖公會所辦的男子中學，1913 年開始招收女生。孫中山先生在 1883 年曾在該校就讀。

<sup>4</sup> 1888 年由美國傳教士哈巴 (Rev. Andrew P. Happer, DD) 博士創建，中文名為格致書院，英文名為 Christian College in China。後改名嶺南學堂，又稱嶺南學院、嶺南學校。1927 年改名為嶺南大學，英文名稱為 Lingnan University，並改由華人辦學。1952 年，嶺南大學與中山大學合併。嶺南大學是中國近代華南地區著名大學之一，為近代中國培養出許多傑出的學者、教育家、實業家和革命家，如鍾榮光、簡又文、李紹昌、甘乃光、陳榮捷、洗玉清、廖承志、洗星海、陳受頤等，世界各地的華僑領袖，不少也出自嶺南門下。

在香港一家教堂舉行的入學考試。我申請的是七年級，這是小學階段最高的年級。我的入學考試成績是地理和算術均不及格，但中文考得好，所以被錄取進入六年級，進嶺南學堂暑期小學。九月，升入七年級。

### 1917 16 歲

二月，進入嶺南中學一年級。中學部和小學部都在同一校園，共有三百名男生。我們每天早晨都要作禮拜，所以英語就顯得很重要。只有週六下午學生才被允許到河對岸的廣州城去。我們下午還要上軍操，但是因為我——還有其他一些同學——自願挖一個游泳池，所以得以免除。我對體育活動沒有興趣。九月，升入嶺南中學二年級。在一九一七和一九一八年間，我參加了基督教男青年會 (YMCA)，還在懷士堂 (Swasey Hall) 申辦了一間閱覽室。在這一年，我的父母給我和一位余姓女子訂了婚，她家離我們家有四、五里——我們雙方的父親在美國時是多年的朋友。

### 1918 17 歲

開始為設在懷士堂地下室的工友夜校授課。因為表現好，我被獎勵了一本《本傑明·佛蘭克林自傳》。九月，進入嶺南中學三年級。此前單獨在一個小組上課的九位女生，被編成 C 組加入到我們班。我在 A 組，該組都是些中等以上的男學生<sup>5</sup>。在一九一七至一九一九年間，我時常利用週末和假期到附近的村子做社會改革和愛國運動演講。

### 1919 18 歲

參加在廣州的五四運動，抗議凡爾賽和會將山東省割讓給日本。全國各地的學生遊行示威是中國現代史上文化革命的開始。九月，進入嶺南學院預科。我用三個木箱、四十本書，為我們班三個小組大約七十名學生，建立了一個圖書館。

<sup>5</sup> 據〈口述自傳〉，班中共分成 A、B、C 三個小組。中等以上的學生在 A 組，中等以下的學生在 B 組，A、B 兩組的學生都是男生，女生都被分在 C 組。

## 1920 19歲

被選為廣東學生聯盟中學組代表，其後擔任聯盟四個工作部部長之一<sup>6</sup>。在廣州城遊行，在各鄉村演講。參加學院的男女生混合唱詩班。九月，升入嶺南學院一年級的文科專業。進入《學生週刊》編輯部。在廣州的獨立長老會教堂接受了洗禮。為巴羅 (John Barrow) 教授整理耶路撒冷 (Wilhelm Jerusalem) 撰寫的《哲學入門》一書的提要。我要求解除與那位余姓女子的婚約，因為我從未見過她，這是我的原則。多年來我的父親為此事一直很內疚，我的母親也為此哭了好幾次。

那是一個新文化和新思想的時代，我完全沉醉於其中。我寫了一篇題目為〈打倒孝道〉的文章，發表在《學生週刊》上，並寄給我的父親一份。幾天以後，這篇文章被退回，我可以看到上面的淚痕。我的父親非常喜歡喝咖啡，但是在鄉下很難買得到，而我總是想方設法買一些讓人給他帶回家，所以我的父母親怎麼也理解不了我為什麼要這樣做。我當然克盡人子之職，但我反對壓在兒女身上的那種傳統孝道。

## 1921 20歲

擔任工友夜校的副校長。和另外兩個校友作為嶺南學院的學生代表<sup>7</sup>，出席在北平召開的「世界基督教學生聯盟會議」。在嶺南學院圖書館中打工，幫助農學系挖溝。像很多其他學生一樣，夏天我在廣州的一座小寺廟中開辦了一所學校，為當地的孩子們講授英語。常和伍伯勝 (Ng Paak-shing, 又名 P. S. Wu)<sup>8</sup> 一起演唱二重奏。

<sup>6</sup> 據〈口述自傳〉，廣州學生聯盟下面分為教會部、文化部、體育部和社會部四個部門，但陳先生沒說他擔任哪個部的部長。

<sup>7</sup> 〈口述自傳〉說，代表嶺南參加這次會議的只有兩個代表。一個是陳先生，另外一個是他的同班同學廖豐靈。有人說是在1922年在北京清華大學舉辦的，見劉小楓主編《道與言——華夏文化與基督文化相遇》一書中郭明璋所作之〈抗戰前的中國基督教學生運動〉。又，《廣東文史資料》第24輯（1979年）載之〈「五四」運動後廣州教會學校的反動措施及帝國主義的宗教侵略活動〉（作者為熊真沛），其中提到世界基督教學生聯盟第十一次大會，是1922年4月在北京清華大學召開。陳先生可能把會議召開的時間記錯了。

<sup>8</sup> 伍伯勝曾經擔任中國駐新加坡總領事（1946-1950）。

### 1922 21 歲

和大約十位大學同學成立了「中國文學研究會廣州分會」<sup>9</sup>。中國文學研究會在當時是中國很著名的一個組織。我們組織出版發行《文學旬刊》，該刊只有一個版面，但只持續了幾期。五月，參加演出英語劇《馴悍記》。九月，升入三年級，這是嶺南學院的高年級班，可以選擇一門專業了。我的興趣主要在哲學和文學上。我有足夠的學分，只要選一門閱讀課就能按時畢業。住在廣州基督教男青年會裏並在那裏教授英語。在東郊賃了一間公寓，在那裏給我的姊姊淑芳<sup>10</sup>、我的侄女麗華和那個余姓女子講課<sup>11</sup>。幾個月後我搬到執信中學，在那裏教授英語，三個女孩子也轉學到那裏，並住進學校的一間宿舍裏。一年以後我回到嶺南，三位女子則繼續在一所教會中學讀書。

### 1923 22 歲

我們在廣州的大約二十位大學同學共同創立了「人社」。在數所教會中學導演戲劇。九月，利用課餘時間在一所小學講授算術。年底，和那位余姓女子的婚約最終解除。

### 1924 23 歲

畢業典禮之前不久，與李蕙馨訂婚。李蕙馨是我在嶺南學院最後三年的同班同學。她和嶺南教師的女兒被單獨編在一個組上課。蕙馨在學習和體育方面都很優秀，而且在女學生事務中很活躍，擔任基督教女青年會主席，以及學院混合唱詩班和管弦樂隊的伴奏。她是嶺南學院的校花，運動員、富人子弟、望族子弟等都追求過她。七月，我們十六人從嶺南學院畢業並獲得文學士學位。學校原本指定由我來擔任畢業演講，但是有一些同學——我和他們的關係不是很好——提出抗議並威脅

<sup>9</sup> 發起成立的還有司徒寬、葉啟芳、潘啟芳、楊澄波、梁宗岱、甘乃光、劉思慕、草野心平（日本詩人），1924年後因為一些會員出國留學而終止。

<sup>10</sup> 根據〈口述自傳〉，這是陳先生的二姊。另據陳榮捷：《王陽明與禪》（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4年）書後附錄〈廣東開平陳榮捷先生年譜〉，陳先生長兄榮祖，字允雄。長姊遇寶，夫家姓吳。二姊有寶，夫家姓譚。

<sup>11</sup> 據〈口述自傳〉，三個女子住在這間公寓中。

要抵制畢業典禮。最後學校指定廖豐靈——一位女生，也是我們非常要好的朋友——來代替我做這個告別演講。

八月，和蕙馨結伴來到美國。她到波士頓的新英格蘭音樂學院 (New England Conservatory) 學習鋼琴，我則要到芝加哥大學，原因是我在嶺南學院時有一位哲學教授，他最近獲得了芝加哥大學的博士學位。在送蕙馨去波士頓的路上，我碰巧遇上我們的物理學教授奈普 (Arthur Knipp) 博士<sup>12</sup>，當時他正在哈佛大學渡他的休假期。嶺南學院的學生畢業後都沒有去哈佛大學的，即便有些嶺南學生進了哈佛，但他們的身分是美國其他大學的畢業生。奈普博士帶我去拜見哈佛大學研究生院的院長。早先在嶺南的時候，我發表了一些關於英國和愛爾蘭文學的文章。我的興趣是文學和哲學。院長告訴我，與我的興趣最為接近的是英語系，因為我可以選修比較文學這門課。於是進入哈佛大學英語系。

我的四叔陳揚錫在俄亥俄州的艾克朗 (Akron) 市開了一家飯館，我的大哥陳允雄在裏面當招待。他們為我的學業提供部分資助，但我還必須多做活，以便能掙到足夠的學費。那個時候，外國學生沒有獎學金，甚至沒有貸款。最後，我在波士頓的交響樂餐館 (Symphony Restaurant) 找到了一份做招待的工作。我在這家餐館打了四年工<sup>13</sup>。

## 1925 24 歲

二月，搬到諾頓 (Arthur E. Norton)<sup>14</sup> 教授在貝爾蒙特鎮 (Belmont) 的家中，沒有租金，但是偶爾要做一些家務。雖然諾頓一家待我很不錯，但是從貝爾蒙特到劍橋乘車要花很多時間，所以一個學期後，我和另外兩人在學校附近合租了一間公寓。進入哈佛大學的學生合唱團 (Glee Club)，前後一年。因為我覺得在英語系要完成其必修的語言課需要五年的時間，所以便在當年的九月轉到了哲學和心理學系。

<sup>12</sup> 據〈口述自傳〉介紹，奈普 1949 年後轉到約翰·霍布金斯大學任教，直至退休。

<sup>13</sup> 〈口述自傳〉：「雖然我哥哥和叔叔資助我一些錢，可那不夠。我買了輛舊車銷售中國商品，像中國刺繡，但是不解決問題。我還替移民局當翻譯，但是掙錢很少。然後我幫助哈佛的一位語言學教授——我想是伯希和 (Paul Pelliot)——譯解拓片上面的漢字。這項工作工資很高，一個字一美元，但是有時兩天才能辨認出一個字，所以這也沒用。最後，最佳的選擇是去餐館當招待。」

<sup>14</sup> 據〈口述自傳〉，諾頓是哈佛大學工程學教授。

晚上繼續在波士頓的交響樂餐館當招待。

### 1926 25 歲

在哈佛只登記了一半的課程，全天在餐館做招待。七月，參加蘭集兄弟會 (Chinese F. F. Fraternity)<sup>15</sup>，並且擔任一九二七至一九二八年的主席。九月，搬家至劍橋城特羅布裏奇街 (Trowbridge) 的一座閣樓中，每週租金為三點五美元。

### 1927 26 歲

六月，獲得碩士學位。七月，嶺南學院（廣東基督教學院）改名為嶺南大學，並移交給中國人管理，鍾榮光博士擔任校長<sup>16</sup>，李應林為副校長<sup>17</sup>。原校長香雅各 (James Henry) 成為董事長<sup>18</sup>。兩人的關係一直不好。一九二八年夏天鍾博士被迫離職，雖然名義上仍是校長，但實權卻落在副校長李應林手上了。鍾校長的工作改為負責嶺南大學海外部。

### 1928 27 歲

夏天在底特律當餐館招待。此前幾年的夏天我都在艾克朗我叔叔的餐館中當招

<sup>15</sup> 據〈口述自傳〉，1915年由宋子文和顧維鈞創立。陳先生的說法恐有誤，宋子文是後來加入這個組織的。根據蘭集兄弟會網站的介紹，該組織成立於1910年，目前是在美國很有影響的非營利、非政治性華人組織之一。詳細情況請參見 <http://www.fffaternity.org/>。至於蘭集兄弟會的英文名字“F. F. Fraternity”，譯者曾寫信諮詢過該組織，後得到 Mark Wang (markwang@alum.mit.edu) 回信，信中說英文名字中的兩個“F”字母沒有特定的含義。日前譯者又收到樂怡的一封信，信中說貝聿銘先生（樂怡曾在貝聿銘公司工作過）和樂怡本人都是 FF 會員。樂怡還補充說，20世紀在美的中國留學生多數來往不多，為此他們成立了一些組織以加強來往並服務社會。蘭集兄弟會即其中一個。樂怡還另外轉來 Mark Wang 讓他轉交的一頁蘭集兄弟會會員名單影印件，該件顯示陳榮捷先生在1925年加入該會，並有陳先生的長篇介紹。另外，還可以從該影印件看到，吳國楨 (K. C. Wu, 1903-1984)、鄭富灼 (Fong F. S., 1869-1938) 也是蘭集兄弟會會員。

<sup>16</sup> 鍾榮光 (1866-1942)，著名教育家，廣東香山（今中山）人。詳見〈嶺南大學校長鍾榮光事略〉，《廣東文史資料》第33輯。

<sup>17</sup> 李應林 (1892-1954)，著名教育家，廣東南海人，鍾榮光之後擔任嶺南大學第二任華人校長 (1937-1948)，香港崇基學院創辦者和首任院長。

<sup>18</sup> 原文是 provost，即院長。在〈口述自傳〉中，陳先生說是 supervisor，即督學或主管。按：香雅各的父親香便文 (Rev. Benjamin C. Henry) 也曾擔任過嶺南學堂的校長 (1893-1895)。



待，但是一九二七年那餐館關閉了。本年夏天，蕙馨在新罕布什爾州北部一家禮品店打工。九月一日，我們在貝爾蒙特諾頓教授家中舉行了婚禮。諾頓一家那時正在三百里之外的緬因州渡假，但還是回來參加了我們的婚禮。格蘭神父 (W. Henry Grant) 從紐約趕來陪送新娘。他是紐約市嶺南基金會的託管人，一生都獻給了嶺南事業，嶺南行政大樓（格蘭堂）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邵維廉 (William Shao) ——這是在蘭集兄弟會裏的一位朋友——擔任男僮相，蕙馨的妹妹蕙荃從香港趕來做伴娘。結婚儀式由鐘斯 (Harold G. Jones) 牧師主持。婚禮約有二十人參加，結束後在波士頓的一家餐館舉行晚宴，我的哥哥講了話。我們的蜜月是在新罕布什爾州位於提爾頓鎮 (Tilton) 郊區的銀湖 (Silver Lake) 渡過的。我們在劍橋的格羅哈姆街 (Groham) 賃了一間房子，廚房和房東公用。蕙荃在新英格蘭音樂學院學鋼琴，她在週末時經常來我們家。

### 1929 28 歲

通過了論文答辯，論文題目是《莊子哲學》，也通過了校外考試 (external examination)，六月，獲得博士學位。蕙馨也從新英格蘭音樂學院畢業。我們在六月乘輪船離開美國前往歐洲。在歐洲我們參觀了許多國家，並參加了「世界教育協會聯盟會議」(World Federation of Educational Associations Conference)。我們乘輪船回到香港，拜見在那裏的蕙馨的母親，住了幾天以後，回南溟村拜見我的父母，並在那裏住了一段時間。十月初我們來到廣東，與李應林副校長見了面，他邀我在社會學系講一門課，因為與他們簽了合同的那個教授沒有來，還讓我編寫一個新的課程設置。我樂意接受。他早先曾寫信給我，讓我擔任學校的秘書，但是我的條件太高，也就不了了之。我們的住處是一帶走廊的平房，靠近女生宿舍，有一位名叫翁鑽的僕人。九月鍾榮光博士重新擔任校長，副校長李應林最終則是辭職，回去擔任他原來的職務——廣東基督教青年會總幹事去了。

### 1930 29 歲

鍾博士在鐵道部部長孫科的支持下，聘請了胡繼賢為經濟學教授，李權亨擔任未來的工學院院長。我擔任教務秘書，伍伯勝擔任事務秘書。他剛剛獲得芝加哥大學的博士，由李應林副校長邀請來嶺南。我和伯勝兩人配合得非常好，但是因為他還同時負責本城的水廠，半年以後，他覺得兩份工作很累，就辭去了嶺南的職務，

而由陳庭愷擔任。六月開始講授美學和西方自由主義，前後兩年。九月，我開除了辦理註冊的人，因為他花在廣州當律師的時間要多於在嶺南大學的時間。由於找不到合適的人選，我只好在一九三〇至一九三一年間親自辦理註冊事務。註冊辦公室的改革使學生非常高興，我也很受學生歡迎。我們將家搬到男校友會館，這是一個姊妹建築，每家有四個臥室和一個法式花園。

### 1931 30 歲

升為教務長，陳庭愷則升為事務長。四月，接待著名演員梅蘭芳。倡導研究生教育，鼓勵並獎勵教職員工和學生著書立說，擴大圖書館和博物館，倡導調查研究，開展與美國的大學交換學生專案，與菲律賓和日本交換教授，減輕對學生的監管，給予中學校長、海外分校和小學校長更多的自主權。我還免去了人事部主任，代之以更受學生歡迎的一個人。這些措施在嶺南激發了一種新精神。大約在九月，胡繼賢教授擔任副校長。十月二十三日，我們的第一個孩子，女兒芝源（英文名字 Jean）在嶺南大學醫院出生，我們雇了翁靜來照看她。翁靜是翁鑽的妹妹，住在她姐姐這裏找工作。

### 1932 31 歲

九月，在國立中山大學教授美學一年，主要是為了協調和該校的關係。十一月入選斐陶斐榮譽學會（Phi Tau Phi Scholastic Honor Society），相當於 Phi Beta Kappa。十二月一日，兒子樂怡（英文名字 Lo-Yi）<sup>19</sup> 在嶺南大學醫院出生，我們雇了阿英來照看他。本年九月，曾朝明和梁梅在我們家舉行婚禮<sup>20</sup>。

<sup>19</sup> 樂怡原來的名字是璋源，是陳先生起的，但後來用陳樂怡。中文相關介紹如下：廣州人，美國建築師。研究中國文化傳統的建築風格和特色。1954 年達慕思學院（Dartmouth College）學士，1959 年哈佛大學建築學碩士。1960-1965 年參加貝聿銘建築公司工作。1963-1967 年哥倫比亞大學建築學院助理教授，1967 年迄今建築學副教授和教授。1965-1968 年兼任康奈爾大學建築學院設計評論家。1959-1960 年哈佛大學阿爾普頓旅行研究金獲得者。1972 年美國遺產獎金獲得者。美國建築學協會會員，美國大學建築學優秀生聯誼會會員。參見孫越生、陳書梅主編：《美國中國學手冊》（增訂本）（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 年），頁 363。2004 年 6 月，達慕思學院授予陳樂怡名譽文學博士學位（Doctor of Arts）。相關報導可參見 <http://www.dartmouth.edu/~news/releases/2004/06/13f.html>。

<sup>20</sup> 據陳樂怡介紹，曾朝明是嶺南大學的化學教授，與陳家關係很密切。

**1933 32 歲**

八月二十七日，我們為父親慶祝八十大壽。九月，出任「中國基督教高等教育評議會」(Council of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主席，任職一年。該會是由中國的十三所基督教大學所組成。同月開始在中山大學為新生講授英語。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四年，為從美國來的交換學生講授中國文化。

**1934 33 歲<sup>21</sup>**

受鍾校長委派，代表他赴馬尼拉參加「遠東高等教育會議」。擔任三名選拔法官的考官之一，考試仿照傳統的科舉考試方式。在中山大學教授美學。夏天時全家到嶺南大學香港分校渡假。八月，蕙馨的妹妹蕙荃和葉保定在我家舉行婚禮。九月十二日，全家回家為我母親送葬。

**1935 34 歲**

迄今嶺南大學的校園已經擴大到三百畝，註冊學生增加到一千人，大學部有四百多位學生，三分之一是女生。但當年的畢業生人數只有十三人，而且都是理科專業的。嶺南大學下設文學院、工學院、農學院、醫學院、商學院和神學院。同時學校也很快捲入了爭鬥中。香雅各博士和鍾博士一直明爭暗鬥，我和陳庭愷也從未交好過。鍾博士已經七十歲了，身體也一天不如一天。他的周圍有很多人：有副校長——他曾經擔任過廣東省政府建設廳廳長，有很大的權力和影響力；有事務長陳庭愷；有工學院的院長李權亨。李權亨院長把他的一些朋友招來學校，不管他們有否能力；陳庭愷則將磚造住房分給他喜歡的人居住，這樣一來一些教授就不得不住在木造的平房中。學校的管理層現在分成兩派，一派是美國人，另外一派是中國人。因為我是在美國受的教育，而且和美國的教職員關係密切，我被認為是美國一派的。

<sup>21</sup> 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年）第4卷有兩處記載與陳榮捷先生有關：「……那時候我同船從香港來的還有嶺南大學教務長陳榮捷先生……」（頁1328）「……陳榮捷，都在那裏。我們商量定了，我很高興，就同陳榮捷先生坐小汽艇過河到嶺南大學校長鍾榮光(1866-1842)先生家吃飯去了。」（頁1331）

夏威夷大學的李紹昌教授<sup>22</sup>——他是嶺南大學的校友——希望到嶺南教一個學期的課。他安排我秋季到夏威夷大學擔任一個學期的訪問教授。夏天，我們在香港沙田一處著名的僧侶靜修地租了一處房子。九月，赴火奴魯魯 (Honolulu)。在我離開之前，陳德芸教授<sup>23</sup>告誡我說，如果我離開嶺南，我在嶺南的地位將會動搖。但是夏威夷大學的報酬很有誘惑力，而且家裏也缺錢。我在嶺南有很多社交開銷——同事、學生、朋友等等的生日請帖、婚禮請帖，而且我還加入了國際扶輪社 (Rotary International)、共濟會、歐美留學生俱樂部等組織。現在孩子們長大了，雖然我的薪水相當可觀，但仍感覺到財政壓力。那個時候，一個美元相當於六元錢，我抵擋不住那個誘惑。

九月，開始與李紹昌教授交換教職，在夏威夷大學擔任訪問教授。住艾瑟頓 (Atherton) 公寓，位於夏威夷大學校園邊上。每週有數次被邀赴宴或參加聚會，幾乎每隔一天就要被一些組織邀請去演講。十一月，鍾博士致信讓我說不要回嶺南了，我將被另外多發一個學期的薪水，我的家人可以在嶺南我們的住房裏住到下一個學年結束之前。他的理由是嶺南大學已經分成兩派，處境不妙。蕙馨寫信來，告訴我不不要著急。太平洋關係協會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總部設在火奴魯魯) 的執行秘書路米斯 (Charles Loomis) 問我說，如果他能為我籌到資金的話，我是否願意到夏威夷大學。我說我會的。

### 1936 35 歲

二月十四日離開火奴魯魯前往上海。當我到達時，謝扶雅教授——嶺南大學宗教學教授——建議我遲一些回嶺南。他告訴我說學生們準備遊行，先到碼頭上迎接我，然後宣布罷課。形勢變得一觸即發，如果我有一點點的過激行為，那就不僅是嶺南大學會有麻煩，而且政府有可能接管嶺南。我在三月二十三日回到嶺南大學，學生會主席余以衍來看我。我告訴他不要做任何極端的事。不久省政府就威脅他說要逮捕他，顯然副校長和政府建設廳廳長胡繼賢調查過他。後來余以衍逃到香港，再也沒有回到嶺南大學完成他的學業。六月，我們家搬到廣州東郊。六月十二日，

<sup>22</sup> 李紹昌，著名華人學者，1891年生於廣州，1918年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獲碩士學位。1922-1943年在夏威夷大學擔任中國語言和文學教授，1943年起任教密歇根大學中國文化教授。

<sup>23</sup> 嶺南大學校友。

前往火奴魯魯參加由夏威夷大學和耶魯大學舉辦的「太平洋教育會議」。到美國加州的約塞米蒂國家公園 (Yosemite National Park)，參加八月二十五至二十六日召開的「太平洋關係會議」，中國代表團由胡適博士率領。九月，進夏威夷大學東方研究所。該研究所由辛克雷爾 (Gregg M. Sinclair) 領導，我的身分是訪問教授<sup>24</sup>。食宿都在莫納 (Mona) 的利文斯敦 (Stanley Livingstone) 家中，離我的辦公室只有幾步遠。此前當我在嶺南的時候，蕙馨每週在真光中學 (True Light School) 教兩個小時的鋼琴課，也在中山大學教授英語。

### 1937 36 歲

在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年間，我和辛克雷爾相處極為融洽。經常被邀赴宴或到集會上演講。夏威夷大學改任我為正式的教員。六月十八日離開火奴魯魯，經東京、韓國、滿洲里，到達北平。此時正值日本人進攻中國。離開北平前往廣州，八月三日到達。全家在八月三十一日離開廣州，途中聽到日本人空襲的警報，後來方知是虛驚一場。混亂中我們丟失了蕙馨家祖傳的一組花瓶。全家人還有翁靜於九月二十三日到達火奴魯魯，住在科內街 (Coyne) 二〇二〇號，距夏威夷大學有半小時的路程。教授中國哲學和中國文明兩門課，還有一些研究工作。孩子們到離家不遠的瑪利諾 (Maryknoll) 教會學校和在城區的明倫中文學校去上學<sup>25</sup>，另外還分別跟兩個教師學習鋼琴。在一九三七至一九三八年，凱利 (Thomas Kelly) 是夏威夷大學唯一的一位哲學教授。

### 1938 37 歲

八月三十一日，蕙馨的弟弟汝僕作為交換學生來到夏威夷大學，住在我們家裏。一九三八至一九三九年間，孩子們轉學到奧意奧蘭尼 (Alliolani) 學校，放學後則到一位劉姓老師家中學習鋼琴。六月，凱利回到他的母校哈弗福特學院 (Haverford

<sup>24</sup> 楊步偉：《雜記趙家》（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5年），頁116-121。有一處提到陳榮捷先生：「夏威夷大學在1936年本來請元任去……或永久性教授……所以回了他們說不去，胡適就薦了陳受頤去了。可是那個主任孫啟禮 (Gregg M. Sinclair) 說希望你以後有機會再來，我們總歡迎的。……元任就去信……孫啟禮回信說歡迎之至，但是那時的薪金只五千元。……來看我們和帶我們出去玩的最多的，就是陳榮捷先生他們。」

<sup>25</sup> 由夏威夷（火奴魯魯）中華總商會1911年創立，為美國50個州最早的華僑中學。

College)，代替他的是來自耶魯大學的摩爾 (Charles A. Moore)<sup>26</sup>。他旁聽了我的中國哲學課。仍在哲學系和東方研究所。摩爾擔任哲學系系主任，為期二年。

### 1939 38 歲

六月，搬到阿努和大街 (Anuheā) 三七五五號，這是我們買的房子。汝僕一直住在我們家裏，直到我們一九四二年離開火奴魯魯。夏天，高楠順次郎博士<sup>27</sup> (Takakusu Junjiro, 1866-1945, 東京帝國大學退休教授，是年任夏威夷大學的訪問教授)、諾思羅普教授 (Filmore S. C. Northrop, 來自耶魯大學)、康格爾教授 (George P. Conger, 明尼蘇達大學，他利用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四年的休假年去了印度並寫了一些關於印度哲學的文章) 還有我，我們四個人召開了第一次「東西方哲學家會議」<sup>28</sup>。會議從六月二十六日一直開到八月二十四日。每週召開三次會議，發表一次公開演講，與會的還有教師同仁和一些公眾人士。這樣前後有六個星期。諾思羅普的演講稿後來編印成書，這就是那本劃時代的著作——《東西方的相遇》(麥克米倫，1946年)。我提交的論文是〈中國哲學史話〉和〈中國哲學的精神〉。這兩篇文章，和此後的會議論文一樣，都被編進會議論文集出版並被翻譯成中文<sup>29</sup>。召開東西方哲學家會議的想法是經由辛克雷爾、摩爾和我三人數次討論，

<sup>26</sup> 摩爾 (1901-1967)，生於芝加哥，1932年畢業於耶魯大學，獲哲學博士學位並留校任教。1936年受聘來夏威夷大學任教，1966年退休。1967年摩爾去世後，夏威夷大學《東西方哲學》曾刊發了摩爾教授的生平、著述和同事回憶三篇文章作為紀念，詳見《東西方哲學》第17卷第1期 (1967年)。

<sup>27</sup> 曾經和陳榮捷、摩爾教授一起編寫《佛教哲學的本質》一書，1978年由夏威夷大學出版社出版。

<sup>28</sup> 第一次「東西方哲學家會議」共有六人參加，除了上述四人之外，還有摩爾教授和一位日本學者 Shunzo Sakamaki。

<sup>29</sup> 陳先生指的是《東西方哲學》一書 (Charles A. Moore, ed.,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4])。到目前為止，「東西方哲學家會議」系列已經召開過9次 (1939年、1949年、1959年、1964年、1969年、1989年、1995年、2000年和2006年)。1966年摩爾開始著手將前四次會議的論文彙總編輯，分別以《印度人的心靈》、《日本人的心靈》和《中國人的心靈》(Charles A. Moore ed., *The Chinese Mind: Essentials of Chinese Philosophy and Culture*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67]) 出版。按：摩爾生前沒有完成三書最後的編輯工作，其去世後由同事、哲學系主任納格利 (W. E. Nagley) 總其成，1967年在摩爾去世之後不久由夏威夷大學出版社出版。《中國人的心靈》一書出版後非常受歡迎，數年之內四次再版，1984年該書中文版由臺北聯經出版公司出版，書名為《中國人的心靈》。

逐漸產生的。十月，撰寫〈中國花園中的人與自然〉一文，發表在元方 (Henry Fong Inn) 編輯的《中國的房屋和花園》(火奴魯魯，1940年；紐約，1950年) 中。這是在美國發表的第一篇文章。十二月，北京燕京大學的一位朋友給我買了許多中國哲學方面的書籍，有幾次是論斤買的。

### 1940 39歲

學習日文一年。摩爾提議，仿照他在耶魯大學時的老師貝克教授寫的資料書的樣子，我們也來編輯一本世界哲學資料書。數個下午，哲學系來自杜克大學的訪問教授魏吉瑞 (Alban Widgery) 和我一起討論並校正我的中國哲學資料文本的翻譯。後來我和摩爾兩人認為最好分成兩卷，他負責印度哲學（《印度哲學資料書》，拉達克里希南 [Radhakrishnan]<sup>30</sup> 和摩爾編，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1957年），我則負責中國哲學方面（《中國哲學資料書》，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1963年；中文版，臺北，1991年）。蕙馨和管羅 (Loo Koon) 夫人以及魯本 (Anita Lubben) 小姐在火奴魯魯市區基督教女青年會指導一個中國烹飪培訓活動，後來並在一九四一年出版了一本中國烹飪書。在那時，這是非常早的幾本書之一。九月，繼任摩爾擔任哲學系主任。

### 1941 40歲

夏威夷大學為從美國大陸來的亞洲學研究生提供獎學金。伽爾德 (Richard Gard)，一位研究生，在我的指導下撰寫老子的政治哲學。為魯納斯 (Dagaobert D. Runes) 的《哲學大辭典》撰寫關於中國哲學的條目約二百五十篇（紐約，哲學圖書館，1942年），由是被收錄進《哲學名人傳》中。四月，辛克雷爾因為與校長克勞福德 (David L. Crawford) 的矛盾，辭去東方研究所的職務。五月二日，父親在中國去世。十二月七日，日本進攻珍珠港，學校自十二月十六日到次年一月三十一日

<sup>30</sup> 拉達克里希南 (1888-1975)，印度學者、哲學家、政治家、總統。1918-1921年任邁索爾大學哲學教授；1921-1931年，1937-1941年，任加爾各答大學哲學教授；1931-1936年任安得拉大學副校長；1936-1952年任牛津大學教授；1953-1962年任德里大學校長。1949-1952年出任駐蘇聯大使。1952年當選為副總統，1962年當選總統，1967年引退。主要著作有：《印度哲學》(1923-27)、《一個理想主義者的人生觀》(1932)、《東方哲學與西方思想》(1939)、《關於東方與西方的一些想法》(1955)、《印度與中國》(1947)等。曾於1944年以學者身分訪華並講學。

關閉。從十二月十六日到次年的四月八日自願擔任美國軍隊的審查員。

## 1942 41 歲

學校董事會通知教職員，只要學校還有錢，就會一直發薪水，但是如果教師希望到其他院校或者政府機構去謀職，就不要猶豫。許多人向外地寫信求職。學校在二月二日復校。摩爾和我覺得我們只能拿到半薪。五月，寫信給紐約嶺南基金會的董事會主席，美國人黃念美 (Alin D. Wannamaker) 先生，看看他能否幫上忙。五月十七日，黃念美給美國的二百所院校發了一封通函。之後學校董事會通知我，說我是保留全薪的教員之一。致信給黃念美，感謝他並告訴他說我準備繼續留在火奴魯魯。

黃念美那邊每天都收到答覆信，我感到滿意的有五所大學，其中包括達慕思學院和密歇根州立大學。五月二十二日，達慕思學院又給黃念美寫信，讓他尋找「任何一個年輕的中國學者」。六月二十三日達慕思又打電報給我，說可以提供我一年的中國文化訪問學者的教職，並有可能轉為正式教員。於是向英國聖公會的利特爾 (S. H. Litell) 主教以及《火奴魯魯星報》(*Honolulu Star-Bulletin*) 的編輯艾倫 (Reley Allen) 先生諮詢，他們極力主張我去，於是我打電報說我接受。六月二十五日，學校董事會給了我一年的假期。第二天，《火奴魯魯星報》報導了我要離開的消息，一同報導的還有辛克雷爾將擔任學校校長的消息。我們兩人的事情對方都不知曉。這消息讓雙方都很難過，因為我們彼此都有很深的交誼。在將我與密歇根州立大學的信件轉交給李紹昌教授之後，八月十八日乘美國軍用船離開火奴魯魯。蕙馨、芝源和樂怡以及翁靜則於九月十九日乘輪船離開。

在火奴魯魯期間，我作了三百多場演講，主持或者參加許多討論會，參加了國際扶輪社、泛太平洋協會、共濟會及其他組織，我還招待了許多路過火奴魯魯的朋友以及他們的朋友。蕙馨和我都組織過許多聚會，特別是像蘭集兄弟會和嶺南校友的聚會。孩子們學習成績非常好，兩個人還學習鋼琴，芝源的老師是庫克小姐 (Miss Cook)，樂怡的老師則是布賴特夫人 (Mrs. Bright)。我後來曾多次回夏威夷大學，包括執教夏令、參加「第三屆東西方哲學家會議」及其他的會議。辛克雷爾校長為了讓我回去，提供了極好的條件，並且程慶和 (Hung Wo Ching) 博士——我的一位要好的朋友，主動提出要為我提供一個教授職位的資金。但是我只有讓他們失望了。



八月二十六日，從三藩市出發，先到艾克朗去看望我的四叔——他送給我一套冬衣——和大哥，然後來到紐約和波士頓。九月十一日，在霍金 (W. E. Hocking) 教授課堂上做了一次演講。下午抵達新罕布什爾州的漢諾威 (Hanover) 市費利路 (Rope Ferry) 六號<sup>31</sup>。十月，家人們到達漢諾威。

在來漢諾威之前，我就和歷史系的拉鐵摩爾 (David Lattimore)<sup>32</sup> 教授通了電話。他以前曾經在天津的北洋大學任教數年，後經胡佛 (Herbert C. Hoover) 推薦，於一九二二年來達慕思學院，教授中國歷史和語言。他將在明年退休。拉鐵摩爾給我的印象是，他舉止文雅，性格平和，中文說得非常流利，而且擅長中國書法。他是我選擇達慕思的主要原因，因為長期以來達慕思學院一直對中國課程感興趣。我被安排在比較文學系，因為這是最受歡迎的，而且哲學系的學生也可以到該系選課。我的辦公室在桑伯恩樓 (Sanborn House)。為七位學生講授中國文化（該課不屬於任何系），在比較文學系裏為八位學生講中國哲學。該校每學年分為三個學期<sup>33</sup>。

#### 1943 42 歲

一月十二日，在康奈爾大學作「儒家與民主」演講。四月二十八日，我們的次子琨源出生。五月，被聘為中國文化終身教授。六月，被授予名譽碩士學位，由是便成為達慕思學院的校友。夏天搬家到泰勒路 (Tyler) 六號，並給 V-12 學生授課<sup>34</sup>。

<sup>31</sup> 本年 8 月，達慕思學院授予胡適文學博士（《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卷 5，頁 1787），但是顯然兩人在達慕思學院沒有見過面。

<sup>32</sup> 拉鐵摩爾是賴德懋 (Owen Lattimore, 1900-1989) 的父親。

<sup>33</sup> 達慕思學院建於 1769 年，雖然名為「學院」，實際上是大學建制，與耶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普林斯頓大學等同為美國長春藤盟校 (Ivy League)，是美國最著名的私立學校之一。達慕思學院與中國淵源頗深。清末著名傳教士之一、中國第一所新式大學——天津中西學堂（建於 1895 年，1903 年改名為北洋大學）總教習丁家宜 (Charles Tenney, 1857-1930) 就是該校 1878 年的畢業生。2001 年 10 月 10 日達慕思學院現任院長賴特 (James Wright) 在北京師範大學授予他名譽博士學位儀式上發表的演講詞中，曾經專門提到陳榮捷先生和丁家宜兩人在中美學術交流中的重要貢獻。另外，我國著名詩人孫大雨也是該校 1928 年的畢業生。

<sup>34</sup> 陳樂怡幫助譯者找到了關於 V12 的介紹。「維琪百科」對 V-12 的介紹如下：「開展 V-12 海軍院校培訓計畫，目的是為二戰期間美國海軍軍官補充力量。在 1943 年 7 月 1 日至 1946 年 6 月 30 之間，美國 131 所院校共有超過 125000 人參加了這一計畫。」參見 [http://en.wikipedia.org/wiki/V-12\\_Navy\\_College\\_Training\\_Program](http://en.wikipedia.org/wiki/V-12_Navy_College_Training_Program)。

因為拉鐵摩爾退休，我接管了中國歷史的授課任務。這樣在一九四三至一九四四學年的三個學期中，我為三五六名學生教授三門課程。不管是歷史系還是哲學系都很喜歡我。

從十月十五日到十一月二日，擔任布林莫爾學院 (Bryn Mawr College) 學院的住院講師。前後共做了六次演講，同時來該校做演講的還有羅素 (Bertrand Russell)，但是我們的演講時間是交叉的。羅素夫婦和我都住在狄安娜利賓館 (Deanary Guesthouse)，我們經常一起吃飯。

#### 1944 43 歲

二月二十一日到三月五日假期期間，在美國東南諸州進行巡迴演講。此活動是由賽珍珠 (Pearl Buck) 和「聯合國會社」(United Nations Society) 所主辦。四月九日接替胡適在美國海軍戰時學院演講，前後凡五年。夏天時繼續為 V-12 學生授課。九月九日，參加在紐約市舉行的「科學、哲學和宗教大會」，並宣讀論文〈日本佛家與世界和平〉。在達慕思學院，我的辦公室設在英語系，該系的秘書自願幫我處理日常公務。

#### 1945 44 歲

夏天繼續為 V-12 學生授課。從本年冬季學期開始休假。參加「科學、哲學和宗教大會」，並宣讀文章〈四海之內皆兄弟〉。

#### 1946 45 歲

一月買下已經租住一年的泰勒路六號房子。夏天，三井信良 (Nobu Mitsui) 幫助我們粉刷房屋外牆。信良來自日本名門三井家族，其父親一九一五年畢業於達慕思學院。經霍普金斯校長特許，信良不必像其他日本人那樣被限制行動，只是被禁止到五里之外的地方旅行。在一九五五至一九五六年我們到日本旅行期間，他的父母招待了我們，為我們一行預訂了一家非常有名的飯店，並讓我們住在他們三井家族在京都的故宅中。那房子非常大，他們的管家將我們安排住在一間非常豪華的客房中。

#### 1947 46 歲

回夏威夷大學教夏令。如是者還有一九四九、一九五九、一九六〇、一九六一<sup>35</sup>、一九六二和一九六四凡七次。是年芝源在漢諾威舉辦貝多芬第一協奏曲獨奏會，由漢德爾學會 (Handel Society) 管弦樂隊伴奏。

### 1948 47 歲

二月十一至二十六日，在衛斯理學院 (Wellesley College) 宋美齡講座做系列演講。三月十日，在哥倫比亞大學弗賴斯 (Horace L. Frieses) 教授的世界宗教課上演講。如是數年。五月，為科利爾百科全書 (*Collier's Encyclopedia*) 撰寫一篇關於中國哲學的文章。夏天，在密歇根州立大學授課。

一九四八至一九四九年是我的休假年。獲得古根海姆獎學金。我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一個中國學者是首次獲得此項獎學金的中國學者<sup>36</sup>。十一月五日抵香港，十八日到達廣東。先是住在廣州東郊我姐姐的家中，後於二十五日來到嶺南大學，住在梁梅和曾朝明家中。幾天後，搬到我們以前的房子——原來是男校友會館，現在成了單身教職員的宿舍。我還是在曾家吃飯，但是幾乎一半的時間我都被邀請在外面吃。我的計畫是蒐集中國宗教，特別是伊斯蘭教的資料，但是這些資料都在南京。因為國共戰事正緊，我到不了那裏。

### 1949 48 歲

從一月三日開始，我們以前的班主任包令留 (Henry C. Brownell) 教授和他的夫人——她對我們相當好——開始派他們的廚師給我送早飯。後來我自己雇了一位廚師。同時我在嶺南大學的圖書館開始了我的研究。當時圖書館中收藏有大量的期刊資料，有很多極好的民間宗教資料，特別是關於中國伊斯蘭教的資料。為蒐集伊斯蘭教的資料，一月十五日前往重慶和成都，三十日回到嶺南。這是一次失敗之行，因為我找到的關於伊斯蘭教或者其他任何宗教的資料微乎其微。當我在嶺南大學時，我邀請巨贊法師和一些伊斯蘭教學者來討論很多問題<sup>37</sup>。巨贊法師告訴我，他

<sup>35</sup> 原文沒有，係根據後文所補。

<sup>36</sup> 據陳榮捷著《王陽明與禪》一書的附錄〈廣東開平陳榮捷先生年譜〉，這名中國學者是李卓皓 (Choh Hao Li, 1913-1987)，生於廣州，為世界著名生物化學專家。

<sup>37</sup> 巨贊 (1908-1984)，俗姓潘，名楚桐，字琴樸，江蘇江陰人。著名佛學家，著有《靈隱小志》等，後人編有《巨贊集》。

已經收到邀請，九月到北平參加建立共產黨政府的會議。三月三日，聽說我在執信中學時的一位學生現在是一位尼姑（繼航法師），我便到她在南郊的靜修地去拜訪她。她回答了我不少的問題。

五月十二日，從廣東來到香港，住蕙荃和葉保定家。我的岳母也住在那裏。到香港大學和聯合研究中心 (Union Research Center) 的圖書館，在兩個地方找到不少資料。離開香港經東京於六月十一日到達火奴魯魯，執教夏令並參加第二次「東西方哲學家會議」<sup>38</sup>。因為本次會議的主題是世界哲學的同一，所以我宣讀的論文是《中國形上學之綜合》。八月回到漢諾威的家，這個時候還不到達慕思秋季學期開學的時間。受美國學術團體理事會歷史與宗教組——主席是哥倫比亞大學施奈德 (Herbert W. Schneider) ——的邀請，在史密斯學院 (Smith College)、康奈爾大學、歐柏林學院 (Oberlin College)、哥倫比亞大學、華盛頓特區的兄弟國際會社 (Friends' International House)，以及作為一九五〇年芝加哥大學的哈斯基 (Haskell) 講座教授，舉行了有關中國宗教的系列講座。後來又在多倫多大學做了部分演講。這些演講辭被收進我的第一本著作《現代中國的宗教趨勢》（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1953年）中，後又被翻譯成德文、西班牙文、日文和中文。該書在一九六九年再版時，我把它獻給了我在嶺南大學時的班主任包令留夫婦。在儒教知識分子一章中，我討論了馮友蘭——他的《中國哲學史》第一卷在一九三七年被翻譯成英文——和熊十力。當時西方對熊十力還一無所知，他在中國哲學中的重要性只有到八〇年代才引起學者的注意。

### 1950 49 歲

從本年開始，擔任美國學術團體聯合會亞洲研究委員會委員三年。任職於《東西方哲學》(*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期刊編輯部，直到一九六七年，此後擔任編輯部顧問。四月十九至二十一日，在衛斯理學院以瑪徹特講師 (Machette Lecturer) 的身分做演講，前後凡三次。從六月八日到七月五日，代表美國朋友會 (American Friends) 在美國東南諸州和西海岸巡迴演講。

<sup>38</sup> 有 21 位學者參加了這次會議，中國學者只有陳先生和梅貽寶先生。另外牛津大學的休中誠教授 (E. R. Hughes, 1883-1956) 也作為中國哲學方面的代表參加了這次會議。

**1951 50 歲**

二月，亞洲宗教課聽課學生達到一三五名。六月，擔任人文學院院長，任期為四年。在當時這是有史以來華人在美國擔任最高的學術職位。人文學院下設十個系，教師約一百名。同月，我的頭銜也從中國文化教授變成中國哲學教授。

**1952 51 歲**

從七月一日到八月八日，在紐約州立大學教師學院紐約奧尼安塔 (Oneonta) 分校執教夏令。

**1953 52 歲**

六月二日，芝源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伯納德學院 (Bernard College) 地質系，並獲得研究生獎學金赴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學習一年。後又獲福布賴特獎學金到英國進修。九月，紐約市的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費斯 (Charles Fahs) 參觀達慕思，並撥款二十五萬美元用以為新生開設一門亞洲研究方面的專業課。我將此事交付人文學院執行委員會開會討論。有人認為學生剛入學就開始專修一個專業，會毀掉達慕思學院人文教育的傳統。

**1954 53 歲**

在「遠東協會年會」上主持中國思想討論小組。七月，樂怡從達慕思學院畢業，自願參加美國軍隊，服務兩年。六月十三日，在紐約州立大學教師學院畢業典禮上演講，並從七月五日至八月十五日在那裏執教夏令。九月十五日，出席哥倫比亞大學建校二百周年大慶，宣讀論文〈新儒家與知識的權力〉。九月二十二日，達慕思學院秋季學期開學，同往常一樣，我開三門課：亞洲歷史、中國文化和中國哲學。

**1955 54 歲**

在三月和四月中，擔任《生活》雜誌顧問。一九五五至一九五六年是我的休假年。因為我獲得一項洛克菲勒獎學金，蕙馨和我在七月二日離開漢諾威前往歐洲，琨源和翁靜則在三天前已經到三藩市了。我們遊歷了歐洲和近東數個國家，於八月

八日抵達印度的焦特布爾市 (Jodhpur)。我在印度的計畫是考察印度教在民間的真實情況。在焦特布爾市，拉儒博士 (P. T. Raju) ——我在第二次「東西方哲學家會議」上認識了他——邀請我到焦特布爾大學為他的畢業生發表演講。八月十八日，拉達克里希南博士——印度副總統——派他的勞斯萊斯車從賓館接我們到他的住處喝茶。此前當他在牛津大學任東方宗教教授的時候，學者們出版了一本書來慶祝他的六十誕辰，我被邀請寫了該書中的一章。當我們到達他的住處的時候，他已經站在臺階上迎接我們了。我見過數個國家的首腦，他是唯一一個不帶保鏢的。我們進行了半個小時非常愉快的交談。參觀數座城市的寺廟，其後在九月十四至十六日在桑地尼克坦 (Santiniketan) 的國際大學做了三天的演講。九月十八日，我們離開印度，來到緬甸的首都仰光。在仰光大學做了一次演講。

九月二十四日到香港，十月十二日抵達東京。蕙馨留在香港，隨後於十一月六日來東京國際公寓和我會合。我們在日本各地觀光旅行，直到十二月十日蕙馨才離開我前往三藩市。其後，我便跟兩位教師學習日語。我的日文水平已經足以使我用日文在日本大學做演講了。每天都到圖書館去看書，我還買了很多中、日文原版典籍。我們離開美國期間，琨源進了三藩市的馬利納 (Marina) 學校就讀。是年擔任《清華學報》(*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編輯諮詢。我寫的《中國哲學歷史圖》——一本小冊子——由耶魯大學遠東出版社出版。

### 1956 55 歲

四月二日，翁靜與李維城在三藩市結婚。在三藩市，蕙馨租了一間公寓和琨源住在一起。我於八月十日乘坐貨輪離開橫濱，八月十八日到達三藩市和家人會合。全家在九月六日回到漢諾威，離新學期開課還有充足的時間。是年，我再次擔任數期《生活》雜誌的顧問和《人民百科全書》、《大英百科全書》顧問。

### 1957 56 歲

二月十二日，在華盛頓特區對外研究院 (Institute of Foreign Studies) 為外事官員演講，前後凡四年多，直到美國國務院終止此項預算。九月一日，樂怡和伍德華小姐 (Mildred Wu，譯者注：陳先生在後文中使用“Millie”這一暱稱) 在德克薩斯州的聖安東尼奧市 (San Antonio) 結婚。米麗 (Millie) 出身於一個中國移民家庭，學習小提琴，後在紐約的華美協進社 (China Institute) 講授中國烹飪，並出版《正宗中

國烹飪》(*Kosher Chinese Cook*)一書(紐約皇冠出版社,1990年),一九八九年擔任該協會的執行會長。九月九至十二日,出席由芝加哥大學舉辦的座談會,紀念卡洛斯(Paul Carus)——他可能是最早在美國推動亞洲宗教研究的人——誕辰一百周年。十一月十七日,參加在三藩市舉辦之第六次「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演講題目為〈從哲學和宗教來理解中國〉。

### 1958 57歲

三月三十日,芝源和艾姆雷(Thomas Emery)在加州伯克利結婚,蕙馨參加了婚禮。艾姆雷後來成為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數學教授。芝源經常舉行鋼琴獨奏會,之後在加州大學教授陶藝。八月三至七日,我們乘車遊覽了魁北克。九月十二至十三日,出席在哥倫比亞大學召開的「名著會議」,講解《法華經》。十一月二十八至二十九日,出席由北川三夫教授(Joseph M. Kitagawa)主持,在芝加哥召開的「亞洲宗教現代趨勢」會議,提交論文〈中國哲學和宗教的現代趨勢〉。十二月十二日,我們的第一個孫子,米麗和樂怡的兒子 Christopher(中文名字「東明」)出生。

### 1959 58歲

四月十八至十九日,出席在芝加哥舉辦,由芝加哥大學顧立雅(H. G. Creel)教授主持的「大學文科教育與亞洲學」會議,提交論文〈文科教育中的中國哲學和宗教〉。六月,樂怡畢業於哈佛大學建築學院,獲設計專業碩士並獲得一項獎學金到日本和歐洲進修。樂怡後來在紐約市開業做建築師。六月和七月,在夏威夷大學執教夏令並參加第三次「東西方哲學家會議」<sup>39</sup>,任指導委員。提交論文為〈中國的理論和實踐——特論人本主義〉。本次會議非同尋常,因為三個國家的世界知名思想家——印度的拉達克里希南博士、中國的胡適博士和日本的鈴木大拙博士——都出席了本次會議。大會主席摩爾教授認為這可能是最後一次會議了,因為所有的資金俱告用光。但是程慶和博士問我下次會議是否需要資助,我讓他去問胡適,得到的回答是全力支持。於是程慶和向大會宣布說,他和夫人將保證為五年以後的下次

<sup>39</sup> 與會學者有100多人,華人學者共有陳榮捷、胡適、謝幼偉、唐君毅、吳經熊和梅貽寶6人。會後由摩爾教授將會議論文結集為《東西方哲學與文化》,由夏威夷大學出版社出版。

會議提供十萬美元的資助。從八月三十一日到九月一日，我們遊歷了千島、渥太華和蒙特利爾。是年獲得「美國學術團體聯合會」獎學金。韓國高麗大學亞洲研究中心邀請我擔任其榮譽通訊會員 (Honorary Corresponding Associate)。《中國哲學概論 (附註解參考書目)》由耶魯大學遠東出版社出版。

### 1960 59 歲

本年及此後六年，為《大英百科全書》撰寫中國哲學概要以及思想家傳記文章。在此期間還為其他許多百科全書撰寫有關中國哲學的文章。夏天，我們和琨源開車穿過大陸，然後飛到夏威夷大學執教夏令。九月十日，芝源和艾姆雷的女兒 Jenny 出生。

### 1961 60 歲

二月十九日，樂怡和米麗的第二個兒子 Leighton (中文名字「光明」) 出生。三月十四至十七日，任賓夕法尼亞州和馬里蘭州六所院校聯盟協會顧問。此前，還擔任鄧尼森大學 (Denison University)、依阿華市立學院 (Iowa City College)、女王學院 (Queen's College) 等院校的亞洲研究計畫顧問。夏天在夏威夷大學執教夏令。

### 1962 61 歲

四月二日，出席在波士頓召開的「亞洲研究協會」年會。提交的論文選自一本向印度的達塔 (D. M. Datta) 博士六十壽辰致敬的書，其中我寫的那一章，該章的題目是〈王陽明對佛教的批評〉。夏天，在夏威夷大學執教夏令。九月十二日，琨源入塔夫脫大學 (Tufts University)。十月二十五至二十六日，程慶和博士派我到他的母校猶他州立大學，希望在那裏負責開設一個中國研究項目，並說如果感興趣，可以到那裏任教，薪水由我自己來定。但是我離不開達慕思。秋季學期在史密斯學院開設中國宗教和哲學課程。

### 1963 62 歲

負責為紐約州教育廳編纂一個帶註釋的中國哲學和宗教參考書目，前後四年。我還是巴黎宋代研究中心「宋學研究計畫」的成員。一九六三至一九六四年將是我在達慕思學院第三個也是最後一個休假期。為了赴亞洲進行研究，我得到了洛克



菲勒基金會、社會科學理事會、美國哲學學會和達慕思學院的四項獎學金。最後一項由校長馬斯蘭 (John Masland) 批准，數額不大，但是人事處處長詹森 (Arthur Jensen) 又增加了一倍。九月十六日，我們前往歐洲，遊覽了海德爾堡、維也納、希臘、埃及、新加坡和吳哥，十月十八日到達香港。十二月四日，在「白沙學會」演講〈陳白沙之動的哲學〉。演講辭被印行傳閱，並為臺灣數家期刊轉載。九月十七日，我們次外孫女，芝源和艾姆雷的女兒 Valerie 出生。

十一月七日，在香港中文大學崇基書院演講〈美國研究中國哲學的趨勢〉，這是中文大學建校以來的第一次公開演講。從本年開始，擔任香港崇基書院遠東研究所名譽研究員、香港大學東方研究所名譽研究員、新亞書院新亞研究所名譽研究員。是年我的四本翻譯著作出版，他們是《傳習錄》（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獻給李紹昌）、《老子之道》（紐約 Bobbs-Merrill 出版社，獻給摩爾）、《六祖壇經》（紐約聖約翰大學出版社，獻給布特 [Edwin A. Burt]），和《中國哲學資料書》（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獻給辛克雷爾）。《中國哲學資料書》有四十四章，八五六頁，其中中國佛教哲學占七章，新儒學占十三章。所有的條目、名稱、名辭都有解釋，所有的引文或溯源，或說明，是故註釋多達三千餘條。只要某個哲學家對中國哲學有所影響，不管影響多大，我都做了或長或短的評述。該書開創了一個很高的中文翻譯標準，即便至今日仍無人超過。自該書出版後，在臺灣即被盜印兩次。現在，臺灣一組專業學者正在將其翻譯成中文，計畫在一九九一年出版<sup>40</sup>。該書一直是美國高等院校中文課程的標準教科書。

## 1964 63 歲

我們在一月二十六日離開香港來到臺北（五月時又回來過一次），在中央研究院做研究。二月二日到達東京，做了五個月的廣泛研究。三月二十六日這天，我在早稻田大學查資料，偶然發現了一份手稿，是金濟民對《近思錄》的評論。早稻田大學圖書館並沒有將它編入圖書目錄。數周來我一直不能確定其作者是中國人還是朝鮮人，日本學者沒有人能幫上忙。有天偶然翻閱一本不很起眼的著作的參考目錄

<sup>40</sup> 該書已經在 1993 年由臺灣巨流圖書公司出版，書名為《中國哲學文獻選編》，全書共 923 頁，由楊儒賓、吳有能、朱榮貴、萬先法參與譯事，黃俊傑校閱。江蘇教育出版社於 2006 年出版了該譯本的中文簡體版。

時，我才知道這是日本著名的新儒學思想家金子霜山 (Kaneko Sosan) 的中文名字。當我告訴圖書館員時，他高興極了。

六月二十四日到達火奴魯魯，離夏令開課的時間和第四次「東西方哲學家會議」召開都有充足的時間。本次會議我擔任指導委員<sup>41</sup>。因為這次會議的主題是「東西方中的個人」，所以我提交的論文是〈中國宗教中的個人〉。

九月開學。本學期指導達慕思學院的一個六人小組的研討班 (seminar)，討論的內容是藝術和詩歌中的中國思想，其目的是讓他們在各自的課程中了解中國。校長馬斯蘭從福特基金會獲得一筆資助，用以開設一個比較研究中心，重點是亞洲研究，並指定哲學系的格蘭里奇 (Frank Gramlich) 擔任主任。格蘭里奇讓我來負責該中心的研討班。從本年開始及此後數年，擔任美國學術團體聯合會中國思想委員會委員，同為委員的還有費正清和賴世和 (Edwin Reischauer) 及其他數人。一九六四至一九六七年，任亞洲學會指導委員會委員。一九六四至一九六九年並任該會研究生教育委員會委員。從本年開始，任哥倫比亞大學亞洲宗教與思想教師委員會委員，任兼任教授 (Faculty Associate)，主要是向研究生及部分本科生講授中國思想<sup>42</sup>。

匹茲堡大學和徹談慕學院 (Chatham College) 都希望我到他們學校去工作，經與蕙馨商量後，決定繼續留在達慕思，直到兩年以後退休。兩所學校決定等著我。

## 1965 64 歲

一月，與格蘭里奇共同負責比較研究中心。雖然是協理主任 (co-director)，但實際上格蘭里奇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由我去處理。九月十三至十七日，在漢諾威負責召集了一個關於亞洲研究和比較方法的會議，有四十位亞洲學專家參加了會議。七月十三至十四日，再次擔任賓夕法尼亞州和馬里蘭州六所院校聯盟協會顧問。從秋季學期開始，擔任哥倫比亞大學訪問教授，每個學期講授一門中國思想課程，前後兩年。八月一至十四日，擔任 Aspen 人文研究所 (Aspen Institute for Humanities) 學術顧問 (resource person)。在我們回家途中，我為中西部十所大學的遠東語言研究所

<sup>41</sup> 本次會議共有 40 多位學者與會，其中華人學者包括陳榮捷、方東美、唐君毅、謝幼偉、梅貽寶、陳特、吳經熊、成中英、劉述先，為有史以來最多。這次會議論文集還是由摩爾編輯，取名為《東西方中個人的地位》，於 1967 年出版。

<sup>42</sup> 在陳先生於 1978 年提交的一份簡歷上（原件藏於達慕思學院檔案館）註明是「1964-」，〈口述自傳〉說是從 1965 年開始，恐有誤。詳見後文（1975 年）的註釋。

演講兩次。十月二十五日，我們的孫女，樂怡和米麗的女兒 Leicia 出生。本年我還為達慕思學院開設了一個中文圖書館，並幫他們挑選了一個中文圖書館員。

### 1966 65 歲

一月十至二十一日，擔任邁阿密大學亞洲研究專案諮詢，遊覽佛羅里達州南部的大沼澤地。三月十八至三十一日，遊墨西哥。五月九至十一日，出席普林斯頓世界宗教研究所舉辦的「世界多元主義對宗教的歷史貢獻」會議，提交論文一篇<sup>43</sup>。六月十三至十九日，參加在伊利諾斯大學召開，由美國學術團體理事會主辦的「明代思想會議」，論文題目是〈明代早期的程朱思想〉。七月二十三日，我們參加了芝源在加利福尼亞的布拉格堡 (Fort Bragg) 舉辦的鋼琴獨奏會。八月一至七日，再次擔任 Aspen 研究所的學術顧問。

八月時我就六十五歲了，這是達慕思學院規定的退休年齡。我是第一批（六個）在這個年齡退休的人之一（後來延長到七十歲）。被贈以中國哲學和文化榮譽教授。在達慕思的這些年裏，我們生活得非常幸福。孩子們很能適應這裏，學習成績優秀，並且得到了大家的喜愛。我們得到了社區的接納，朋友很多。我們定期向懷特教堂 (White Church) 捐款。我被吸收進入選資格極為嚴格的塔克委員會 (William Jewett Tucker Council)，並且進入了只向大約二十名教師開放的午餐會。在這一年的學生畢業典禮上，我被安排擔任教師隊伍的領隊。我教過的學生人數多達三六二一名。註冊聽我的課的學生都遠遠超過平均數，達到每學年一八〇名。我還在大約一五〇所院校做過八百多場演講。

沒有多少人知道我要退休，因為沒有告訴別人。我不想每年換一所學校，雖然當時退休教授都是這樣做的。

火奴魯魯的程慶和博士知道我要退休，想讓我回夏威夷大學。他願意提供五年的資助，這樣六十五歲退休的規定就可以不作數了。我的一位朋友摩根 (Kenneth Morgan) 與許多基金會都有聯繫，他向我保證，我可以到任何一所大學任教五年。紐約州教育廳中國參考書目專案主任摩爾豪斯 (Ward Morehouse) 先生可以為我在紐約州立大學系統內找到一個教職，但是我必須每年換一所大學。匹斯堡大學也想讓

<sup>43</sup> 這篇論文的題目是〈中國人對宗教多元化和世界的歷史貢獻〉，收入 Edward J. Jurji ed., *Religious Pluralism and World Community* (Leiden: E. J. Brill, 1969), pp.113-130。

我去。徹談慕學院已經得到一筆基金，用以設立一個教授職位，準備讓我擔任基利士比 (Anna R. D. Gillespie) 講座的第一任教授。最後我選擇了徹談慕學院，因為那裏的教師、學生以及優美的校園，都與達慕思學院和嶺南學院非常相似。我曾經在一九五五年和一九六二年在徹談慕學院做過兩次演講。在一九六二年那一次演講時，我留意到所有的事情都是由學生們來管理的，這很不一般。我們在匹斯堡東郊的弗雷斯特新山 (Forest Hills) 買了一棟房子，八月三十一日搬了進去。講授兩門課：亞洲哲學和亞洲文明。

徹談慕學院同意我不參加學校的教務活動，除非是全體教師會議。理論上我屬於哲學系，但是實際上我和在達慕思學院時一樣，完全是自由的。匹斯堡大學的亞洲研究理事會對待我就像對待自己的會員一樣。

在一九六六至一九七〇年間，擔任由「美國學院聯盟」——分布在十多個州的二十多所大學——贊助的丹福思訪問講師 (Danforth Visiting Lecturer) 一職。同年，被指定擔任八卷本的《哲學百科全書》中國哲學主編。我安排在美國大學任教的許多中國學者來撰寫某個具體的科目。

## 1967 66 歲

從六月十七日到九月八日，擔任 Aspen 研究院的住院學者。他們提供了一棟房子，我們邀請了芝源夫婦和他們剛會走路的孩子 Jenny 和 Valerie 一家、樂怡夫婦以及他們的三個孩子、蕙馨的弟弟汝僕和妹妹蕙荃以及他們的孩子輪流到這所豪華的房子和我們住在一起。在研究院秘書的幫助下，我完成了《偉大的亞洲傳統》一書中，我分工的大部分的翻譯和註釋工作。該書是一本文選，由法魯吉 (Ismail Ragi Al Faruqi)、北川三夫和拉儒編輯，並於一九六九年由麥克米倫出版社出版。這是一個開心而且多產的夏天。

九月，被臺灣中華學術院 (Chinese Academy of Taiwan) 選為「哲士」。十月二十三日，受賓夕法尼亞大學園林建築系之邀請，做「道家對花園的認識」的演講，前後有十六年。是年擔任《東西方哲學》期刊顧問委員 (member of the Advisory Board)。我翻譯的《近思錄》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該書題獻給謝扶雅，我以前在嶺南時的同事。火奴魯魯的東西方中心也出版了我編寫的《中國哲學：1946-1963》。

**1968 67 歲**

八月八至二十二日，我們乘汽車和火車遊覽了加拿大西部。八月二十九日，在加利福尼亞的奧克蘭市 (Oakland) 慶祝我們結婚四十周年，家人和朋友們參加了晚宴。從本年開始，受聘香港大學擔任該校的師資評議員，任期十年。

**1969 68 歲**

從五月二十日到六月十七日，任香港中文大學校外考試官，任期兩年。我還被要求準備一本教科書，用以在香港中文大學介紹中華文明。宗教系的主任，一位美國人，堅持該書應該仿照哥倫比亞大學使用的、我們那本非常受歡迎的《中國傳統諸源》(*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 的樣子。但是我認為中國文明的課程應該使用中文。我們互不相讓，最後不了了之。當我在香港的時候，我們住在蕙荃和葉保定家中。在蕙馨的母親——她那時住在蕙荃家——的陪同下，我們在六月十四日去了一趟蕙馨父親的墓。因為上面所說的在香港的這些事務，我錯過了第五次「東西方哲學家會議」。我當然不很遺憾，因為摩爾已經去世，會議由卡普蘭 (Abraham Kaplan) 主持。他為本次會議選的主題是「疏離」(alienation)，這個概念在亞洲傳統思想中根本不存在，中國代表們不得不費盡心思為它找一個合適的翻譯，因為亞洲思想家更喜歡談論和諧<sup>44</sup>。在離開香港返家途中，我們在六月十八至二十六日租了一輛汽車遊覽了臺灣，然後取道東京回美國，正好趕上 Aspen 研究院的工作（七月二至十四日）。是年我在達慕思的同事，圖書館員陳澄之 (Charles K. H. Chen) 先生編輯了《陳榮捷哲學論文集》並在漢諾威和香港同時出版。該書收集九篇論文、我的中文年譜以及十四篇英文論文和三篇書評。十月二十三日，在普林斯頓大學為研究生演講。

<sup>44</sup> 參加本次會議的學者有 100 多人，華人學者只有方東美、王煜、劉述先三人出席。會後也沒有出版會議論文集。關於這次會議，劉述先先生後來有如下記述：「……摩爾不幸於六七年逝世，六九年第五次會議改由克普蘭主持，克普蘭一反摩爾之所為，根本就不打算出論文集。找的人有一些竟是嬉皮雅士之流，當時甚至還有反建制的示威活動，雖然外表弄得轟轟烈烈，事後卻未留下任何痕跡。陳（榮捷）老先生根本就沒參加這次會議，贊助者也大為不滿，以後東西方哲學家會議就此停辦，克普蘭也早就由夏大辭職，轉到以色列執教。」引自劉述先：《當代中國哲學論·人物篇》（香港：八方文化企業公司，1996 年），頁 203。

**1970 69 歲**

從八月十五日到九月五日，我們參加了一個歐洲旅行團，先遊覽斯堪地納維亞半島各國，其後到達義大利的比勒基奧小鎮 (Bellagio) 的科摩湖 (Como Lake)，出席由美國學術團體理事會發起的、由狄百瑞 (De Bary) 博士主持的「十七世紀中國思想會議」，我提交的論文是〈17 世紀的程朱學派與《性理精義》〉。會議是在比勒基奧市的塞爾貝羅尼別墅 (Villa Serbelloni) 召開的，洛克菲勒基金會斥資八百萬美元將座落在一小山上的這個歷史悠久、風光旖旎的別墅重新修繕一番。在山上可以看到義大利和瑞士兩國之間的那三個湖泊。作為大會的資深代表，我被安排住在最豪華的房間，可以看到那三個湖。浴室是大理石裝飾的，床頭有一張十七世紀的掛毯。大會代表來自數個國家，他們的妻子們住在山下的賓館裏。我一直想讓蕙馨看看我的房間，但這是違反別墅管理規定的，因為會議代表的配偶們不能進別墅。在最後的宴會上，配偶被邀請參加。我偷偷地帶蕙馨上去看了幾分鐘。我知道那個執行秘書——一個英國人——發現了，因為他的臉色看上去很難看。十二月二十三日 到一月三日，我們租車遊覽了新墨西哥州。

**1971 70 歲**

八月，徹談慕學院的任期屆滿。匹斯堡大學亞洲研究中心主任多利爾 (William Dorrill) 博士想讓我到他那裏。匹斯堡大學校長羅森伯格 (Rosenberg) 打電話給徹談慕學院校長豪特基斯 (Hotchkiss)，而豪特基斯讓我自己作決定，並說徹談慕學院願意根據每年的情況不定期地給我教職。我決定繼續留在徹談慕學院講授中國思想課程。我也指導了由匹斯堡大學和匹斯堡神學院聯合舉辦的中國宗教課程，為期一年。從本年開始，我在紐約聖約翰大學的中國宗教課上演講十二次，如是五年。

八月二十八日，全家到樂怡和米麗在麻塞諸塞州亞施利·福爾斯 (Ashley Falls) 的鄉下別墅裏為我慶祝七十大壽。謝扶雅教授的六卷文集在香港出版，並題獻給我。卷首說我是他的「哈佛同學、嶺南同事、獻身哲學的同行、促進中西文明交流的同道」。

**1972 71 歲**

一月八 至二十九日，我們取道葡萄牙遊覽了摩洛哥和加那利群島。二月四

日，在蘇黎世大學任教的朗普 (Ariane Rump) 博士到紐約來跟我學習。我以前曾讓哥倫比亞大學邀請她來作訪問學者。我們一起翻譯王弼的《老子注》。五月朗普博士因為生病回國。我們已經完成了該書的翻譯，後來我又增加了註解和一篇引文。該書被收進「亞洲及比較哲學學會」叢書，並於一九七九年由夏威夷大學出版社出版。

### 1973 72 歲

在春季學期，在匹斯堡大學指導了一個關於新儒學思想的研討班，旨在促進中國思想專業的研究生教育。我只有兩個學生，其中一個是該校的教師。一個學期以後，這個研討班無果而終。六月十三至二十日，遊覽田納西州煙山 (Smoky Mountains)。從七月十五日到八月十七日，我們來到歐洲，主要是參加莫札特音樂節，以及參加七月十六至十八日在巴黎召開的「東方學家大會」。我提交的論文是〈朱熹對老子的評價〉。八月，我們邀請我的姐姐淑芳參加了一個旅行團，從香港出發，遊覽美國和加拿大。她於八月二十一日在紐約市和我們分手，然後前往匹斯堡。二十四日我們和她驅車到克利夫蘭市 (Cleveland) 去看望親戚，接著去尼加拉大瀑布，然後到多倫多重新加入旅行團。

### 1974 73 歲

一月三十一日，我們遊覽了尤卡坦半島。六月三至九日，在火奴魯魯出席由美國學術團體理事會發起、狄百瑞博士主持的「儒學與實學會議」。擔任小組主持和評議人。從六月二十一日直到七月十一日，我們參加了一個去東歐和蘇聯的旅行團。十二月十二至二十一日，參加了一個去埃及的旅行團。芝源陪同我們去了埃及，一為幫助蕙馨，再是給我們講解埃及古蹟。本年和其他四十八人一起發起創建美國宗教研究會 (American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Religion)。

### 1975 74 歲

四月二十一日，被邀請擔任比較文明研究學會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Civilization) 榮譽講員 (Honorary Speaker)，演講〈中國傳統中三教合一的哲學意義〉。七月五日，臺北的萬先法從紐約的布法羅 (Buffalo) (他的兒子在紐約州立大學任教) 來匹斯堡專程看望我。萬先生是臺灣一家信貸協會的主

管，翻譯過數篇我的文章。我請他和其他幾位中國學者一起吃中午飯。八月一至十三日，遊覽阿拉斯加，然後到達加州的伯克利，準備參加將在八月二十八日美國學術團體理事會發起、由杜維明博士主持的「清朝思想會議」預備會議。從本年九月開始，與狄百瑞博士一起在哥倫比亞大學的一個研討班上講授新儒學思想，現在還在進行。此後四年，主持在哥倫比亞大學舉辦的新儒學地區研討班，參加研討班的均為附近大學的教授，每月召開一次，共同討論某人提交的一篇論文。迄今仍在主持這個研討班<sup>45</sup>。

### 1976 75 歲

四月二十八日，被邀請出席新澤西州烏普撒拉學院 (Upsala College)，向某位教授致敬的特別會議並講話。七月四日，我們來到法國的安尼鎮 (Anney)，在這個安寧、風景如畫的小鎮上住了數日，然後遊覽了布朗山 (Mt. Blanc)。然後到尼斯市加入了一個遊覽法國和義大利的旅行團。旅遊結束後，於七月二十一日來到古老的小鎮維孜萊 (Vezelay)，這個地方樂怡和米麗夫婦以前曾來過。在這個地方住了三天，然後回到美國。八月九至十三日，在哈佛大學參加由史華慈 (Benjamin Schwartz) 教授和羅思文 (Henry Rosemont) 主持的「中國古典哲學工作小組會議」，我宣讀的論文是關於中國最近出土的《帛書老子》。十月八日，被選為比較文明研究學會榮譽會員，後出席該學會在耶魯大學召開的「中西文化交流會」。

### 1977 76 歲

四月，資助我的姐姐移民美國。她在二十三日到達，先是住在她的親戚家中，

---

<sup>45</sup> 根據 1978 年陳先生提交的一份簡歷，陳先生在哥倫比亞大學參與過兩個研討班。一個是狄百瑞和陳先生聯合主持的 1964 年開始的研討班「東方思想與宗教研討班」(Seminar in Oriental Thought and Religion，見 1964 年的註釋)。關於陳先生在這個研討班的情況，狄百瑞先生是這樣回憶的：「……陳參加這些活動幾乎達三十多年之久。在此期間，陳教授接觸了來自紐約地區和東海岸大學大量的研究生和學術同道，他們從他的淵博的學識和仁慈的品格中受益匪淺。他在花時間傳授知識方面總是不遺餘力，特別是在幫助參加研討班的那些年輕的學者方面。這些人中現在有許多在各自的學校中已是卓有成就了。陳教授循循善誘和誨人不倦的品格，他們至今記憶猶新。」參見 Wm. de Bary, "Wing-tsit Cha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5.4 (Nov. 1994): 1354-56。另一個是本年開始的研討班即「新儒學地區研討班」(Regional Seminar in Neo-Confucian Studies)，始於 1975 年，陳先生的頭銜是「主席」(Chairman)。



其後我們到洛杉磯把她接到匹斯堡。在我們家住了幾天後，我把她送到紐約的布魯克林 (Brooklyn)，住到我大哥的孫女兒家中，並在一家服裝廠工作。從六月二十五日到七月一日，出席在加州阿什羅馬 (Asiloma) 召開的「十七世紀中國思想會議」<sup>46</sup>。該次會議是由美國學術團體理事會主辦，杜維明博士主持。我的論文是〈十七世紀的新儒學和戴震的哲學〉。該論文的一部分已經被翻譯成中文在臺灣出版，但是會議論文集到現在還沒有出版。會後我和蕙馨驅車遊覽了俄勒岡州的拉森山 (Mount Lassen) 和水晶湖 (Crystal Lake)。

從九月開始，在徹談慕的教學時間壓縮為原來的一半，改為每個學期只授一門課，即亞洲文明和亞洲哲學交叉授課。徹談慕學院的財政困難已有數年，並且學生入學人數也在下降，但是註冊上我本人的課的學生一直很穩定。同時，哥倫比亞大學的華霽仁博士獲得「國家人文基金會」獎學金，又得到一筆數目相等的資金，用於以三年的時間翻譯宋代哲學著作。這個宋代項目之後就將是明朝項目。宋代項目主要由我負責，而明代項目則由狄百瑞博士負責。這也就是說我三年中有一半的時間要從事這樣的工作。

到現在為止，我已經在美國的大學中任教四十年，所以我用中文寫了三首詩。詩中我說，二十年來，我在理學的沙漠中獨自歌唱，而如今理學突然成為顯學。雖然我在異國他鄉得到諸多榮譽，受惠良多，但是我感到遺憾的是我不能和祖國分享我的甘苦憂樂<sup>47</sup>。

## 1978 77 歲

一月二十八日，在西雅圖城外一個會議中心出席由美國學術團體理事會發起、陳學霖博士主持的「元朝與新儒學」會議，提交論文〈朱熹與元朝思想〉。從一月二十九日到二月十九日，我們遊覽了新西蘭和澳大利亞。我們邀請了芝源來幫助蕙馨。七月十七日，我被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央研究院是最高的學術機構，相當

<sup>46</sup> 徐復觀先生也參加了這次會議。關於本次會議的一些情況以及徐氏夫婦本次的美國之行，徐先生曾經撰文在《華僑日報》連載（1977年7月12日—9月22日），後收入《徐復觀雜文——憶往事》（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0年），頁59-135。徐復觀先生的文章中兩次提到陳先生。

<sup>47</sup> 陳先生寫了三首詩。這一首是：「廿載孤鳴沙漠中，誰知理學忽然紅？義國恩榮固可重，故鄉苦樂恨難同。」

於英國皇家學會 (The Royal Society)。九名入選者中，我得的票最多。這讓我大吃一驚。當時我正在辦公室，西聯公司 (Western Union) 通知我說，臺北的萬先法打電報祝賀我當選。他的電報之後，才是中研院通知我當選的正式電報。我一直想不出是誰提名我。中央研究院的雙年度會議我都參加了，我知道要想當選為院士是相當相當難的。

八月二十五日，我們參觀了加州的赫斯特城堡 (Hearst Castle)，然後在八月三十日全家聚集，一起慶祝我們的金婚紀念。參加晚宴的有家人和朋友大約五十人。蕙馨的妹妹蕙荃——我們婚禮上的伴娘——和她的丈夫葉保定專程從香港趕來。本年我獲得「美國人文基金會」頒發的一項為期兩年的獎學金，用於翻譯和研究一本新儒學經典著作——陳淳的《北溪字義》。該書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在一九八六年出版，書名為《新儒學條目釋義》。我還被邀擔任《佛教研究》(*Buddhist Studies*) 期刊的顧問。

### 1979 78 歲

我曾經發誓如果我不能再回我的出生地南溟村的話，就絕不回中國。幾年以前就有人開始回去過，但我想更穩妥一些。從七月十八日到八月十八日，我們夫婦和三個孩子一行五人遊覽了杭州、上海、桂林、廣州和我的故鄉南溟村以及蕙馨的故鄉佛山的桂園。在廣州時，我們參觀了母校嶺南大學——現在是中山大學了，還參觀了我們以前的房子以及芝源和樂怡出生的養護院。在南溟村——廣州西南六十里——我們參觀了我幼年時的「新」房子和我出生的「舊」房子。在「新」房子裏，我吃驚地看到當年我父親做的那個祭壇仍然完好如舊，我們祖先的牌位也在。村裏已經通了電，但是我們的親戚們仍然還要到村外的水塘裏取水。見到了一些親戚並給了他們一些錢。在佛山——廣州西南十九里——我們所能見到的僅僅是房子的地基。其餘大約十二間房子、李氏祠堂還有三十四間用於出租的小房子，如今都成了市政府的辦公室了。

### 1980 79 歲

六月七日，我們在漢諾威飯店 (Hanover Inn) 宴請朋友和以前的同事。六月八日，出席達慕思學院畢業典禮，觀看我們的孫子 Christopher 的畢業儀式。在這次畢業典禮上，達慕思學院授予我榮譽人文學博士稱號。共有六人獲此榮譽。從七月三

十日到八月一日，參加中央研究院的雙年度會議，会上有七位學者當選為新院士。臺北會議結束後，來到日本的福岡拜訪岡田武彥教授。岡田武彥教授引我見過他的夫人，又觀賞他收藏的書法作品。晚宴時九州大學的荒木見悟教授還有別的教授以及一些研究生在座。八月七日，到水戶的瑞龍山 (Zuiryu Mountain) 參觀朱舜水墓。朱舜水是明末清初時的一位中國學者，流亡日本以圖恢復明朝政權。在日本他吸引了很多人跟從他學習，水戶史學的發展與他淵源頗深。八月十四日，回臺北出席由中央研究院主辦的「第一屆國際漢學會議」，提交論文〈朱熹門人之特色及其意義〉。十二月二十八日，出席亞洲及比較哲學學會在波士頓的年會，在這次會上被選為會長，任期兩年。

### 1981 80 歲

從三月十三日到四月一日，我們以一年一次的舊例，到加州和芝源住在一起並看望我們在那裏的朋友。六月二十四至二十九日，在鮑杜因學院 (Bowdoin College) 參加由美國學術團體理事會發起、由孟旦 (Donald Munro) 教授主持的「中國的個人主義與整體主義」會議，擔任小組評議人和主席<sup>48</sup>。七月十六至十九日，在火奴魯魯準備明年的朱子大會。八月三至七日，再次來到義大利的科摩湖，出席「韓國新儒學會議」，擔任小組評議人和主席。會議還是在塞爾貝羅尼別墅召開，但代表們的夫人住在比勒基奧。會後我們乘輪船遊覽了科摩湖，然後離開義大利。九月十一日，我的侄女春源移民到紐約，她是由她的女兒擔保的，但實際上我負擔了全部費用。十月四至二十一日，應北京《中國哲學史》雜誌編輯部和浙江社會科學院之邀，赴杭州參加「宋明理學會議」。會議邀請了十位中國大陸以外的學者，但只有七位到會，來自美國的只有我和狄百瑞博士。我沒有提交論文，但被要求在全體代表大會上發言。我講了我在美國教授新儒學，以及新儒學在美國的發展情況。會後乘小船遊覽了西湖，又去了一趟紹興——王陽明在那裏宣揚過他的思想。十一月二十二至二十六日，出席韓國漢城的退溪學會年會並發表演講，題目是〈退溪對朱子之理解〉。是年，經教師投票，被選為徹談慕學院布林基金會 (The Bhul Foundation) 榮譽教授。每年都有一位教師被推選獲此榮譽。

<sup>48</sup> 根據華靄仁教授的介紹，就是在這次會議期間，由華靄仁教授和孟旦教授開始〈口述自傳〉的訪談工作。

## 1982 81歲

六月八日，我們的孫女 Jenny 從普林斯頓大學畢業。我們和她的父母參加了她的畢業典禮。六月九至十三日，我們全家一起在瑪莎葡萄園 (Martha Vineyard) 團聚。Valerie 也來了，樂怡和米麗以及他們的三個孩子 (Christopher、Leighton 和 Leicia) 和琨源都來了。那是一次極好的家庭聚會。

七月三日到火奴魯魯準備國際朱子大會。從七月六日到十三日，會議持續了十天<sup>49</sup>。此前，在一九八〇年我被選為亞洲及比較哲學學會會長半年之後，即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我致信在火奴魯魯的程慶和博士，希望他贊助亞洲及比較哲學學會的兩個小規模的工作會議。當我在等待他的答覆的時候，我收到他同月三十日寫的一封信。信中說，自從上一次（一九六九年）「東西方哲學家會議」召開以後，距今已經有多年了，應該再召開一次了。我立即打電話給他，建議他資助朱子會議。他欣然接受，願意負擔會議的一切開支<sup>50</sup>。兩個星期之內，他聯絡了大約六百個公司、基金會和個人。於是我組織了一個籌畫指導委員會，成員包括哥倫比亞大學的狄百瑞博士和華鬻仁博士、夏威夷大學的成中英博士、哈佛大學的杜維明博士，以及我本人。接待委員會則由夏威夷大學的八名人員組成。會議將由美國學術團體理事會和夏威夷大學哲學系聯合主辦。我擔任大會主席，夏威夷大學的尤赫禮 (Stephen Uhalley) 教授擔任大會的行政主任，他的秘書布盧門塔爾 (Peggy Blumenthal)，一位

<sup>49</sup> 這裏陳先生的記憶有誤，會議應該是在 7 月 15 日結束的。陳先生在為其本人編寫的《朱熹與新儒學》(Chu Hsi and Neo-Confucianism) 一書所寫的序言中說本次會議的會期是 7 月 6 至 15 日。

<sup>50</sup> 關於會議的緣起，蔡仁厚先生是這樣說的：「這一次會議，可以說是兩位老人『不約而同』的一個心願所促成的。夏威夷有一位華裔企業家程慶和博士，他是一家航空公司的總經理，這家航空公司的名字叫作 Aloha，這是夏威夷人見面打招呼的口語，含有你好、早安、晚安等意思。這位程博士對於促進東西方文化交流，非常熱心。從第四次東西方哲學家會議開始，都是他負責籌款。他和陳榮捷先生是朋友，前年六月，他寫一封信給陳先生，說在我們二位老人沒有過世之前，再來合作一次，開個國際思想會議吧！在陳先生沒有收到這封信之前，正好也想提倡朱子會議，就寫一封信和這位程博士商量，希望他財力支持。當二位老友接到對方的信時，他們內心的感動是可以想見的，這真是所謂『心有靈犀一點通』。由於他們的精誠而促成了這次國際朱子會議，我們應該向這兩位老人表示由衷的敬意。」參見蔡仁厚：〈從「國際朱子會議」談起〉，《中國文化月刊》第 34 卷（1982 年）；亦見蔡先生〈檀島「國際朱子會議」後記〉，《鵝湖》第 8 卷第 2、3 期。

非常幹練的女士，則擔任其助理。會議準備從七月六日開幕，十三日結束。

籌畫指導委員會從臺灣、中國大陸、韓國、日本、加拿大、英國、澳大利亞、德國、法國和美國邀請了四十位朱子專家。法國的謝和耐 (Jaques Gernet) 和英國的李約瑟博士因為此前有事脫不開身，所以沒能與會。大陸的梁漱溟和臺灣的錢穆因為年事已高，也不能來參加，但是他們都提交了論文，由別人代為宣讀。馮友蘭博士——那年他已經八十七歲了，是一位聞名世界的中國哲學家——在十天的會期中，每天上午的全體大會都參加。他對三十三位與會的年輕學者具有莫大的感召力。根據個人提交的論文，大會分成三個工作小組，分別是朱熹的形而上學、朱熹的教育理論和朱熹的心性論。除上述與會人員外，還有十四位列席代表，多是美國大學的哲學教授。大會的工作語言主要是英語，但是在小組會議上也提供中文、韓文和日文翻譯。這次會議無疑是世界朱子學術研究的高峰。

上午會議上提交的所有論文和下午部分會議上提交的論文，被收入一本會議論文集，於一九八六年由夏威夷大學出版社出版，書名是《朱熹和新儒家》，題獻給程慶和。

大會的代表按照東西方平均分配。大陸和臺灣的代表也是如此。這一年五月在維斯康星大學也召開過一次座談會，由大陸和美國的學者參加，但是那個規模很小，而且是討論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的。可以說這次朱子大會，是大陸和臺灣學者關於傳統思想的第一次接觸。除了討論以外，每天還有朱熹書法及其他遺蹟的展覽，還安排了遊覽快樂島和花園島、觀看京戲、舉辦宴會等活動。與會學者均有免費醫療保險，並有 T 恤衫相贈。出版了四本書以慶祝本次大會的召開，分別是劉述先的《朱子哲學思想的發展與完成》，蔡仁厚的《新儒學的精神方向》和我的兩本書《朱子門人》、《朱學論集》，均作為個人禮物贈送給與會學者。除此而外，岡田武彥教授還將九州大學所藏的、現存唯一一本韓文版《朱子語類》影印並獻給大會。總而言之，本次大會規模之大，迄今尚無出其右者。我將此次大會看成是自己主要的成就，它肯定提高了我在國際上的聲譽。

會後，七月十八至二十二日，乘飛機到臺北參加中央研究院的雙年度會議，這一次有十一位新院士當選。八月六日，我們在加州參加了曾朝明博士夫婦的金婚慶祝會。八月底，從徹談慕學院退休，被贈以基利士比榮譽哲學教授。繼續在哥倫比亞執教（宋明理學思想）研討班。我非常喜歡我在徹談慕的日子，就像喜歡在達慕思的日子一樣。我喜歡徹談慕美麗的校園，自由的文科教育，像教室一樣寬敞的辦

公室，還有那些唱歌的鳥兒。教師中我交了很多朋友，他們對我都很好。

由於完全沒有了行政職責，我有充足的時間寫作、參加會議和研討班、發表學術演講。我用中英文寫了很多書。我還為別人寫了很多推薦信，有的是為職務而寫，有的是為職稱而寫，有的是為申請獎學金而寫。除了審閱出版社和雜誌社的來稿以外，我還審閱了許多來自加拿大、新西蘭、澳大利亞、印度和美國的稿件。我還審閱了大量的博士論文，多次參加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學位考試。這些我在達慕思學院時就做過，但是在徹談慕時做得更多。在學術上，我凡事都是一絲不苟，這提高了我的身分和聲望。我們在匹斯堡的社交生活也是很愉快的，我們經常有朋友來訪，就和在漢諾威一樣。數位來自臺灣和大陸的中國學者到匹斯堡專程來拜訪我。

### 1983 82 歲

從三月開始，擔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通訊研究員。六月十二日，到漢諾威達慕思學院參加 Leighton 的畢業典禮。八月三日到溫哥華看望蕙荃一家。蕙馨留在那裏，我則於八月六日前往香港，在我姐姐家中住了一天，第二天到達北京。

承中國社會科學院邀請，前往大陸訪問朱子遺蹟。中國社會科學院待如貴賓，安排了下面許多省的社科院專事接待。八月十二日，參加哲學研究所舉行的座談會。十五日，我和山東大學的一位教授訪問了山東省鄒縣孟子墓。十六日登泰山。我們開車來到半山腰，其後乘新建成的纜車到達山頂。我們在那裏過了一夜，為的是次日一早能看到日出。

八月十八日回到北京，欣知中國社會科學院指派了一位年輕學者——蒙培元先生——全程陪同我。我們乘飛機來到嶽麓書院——朱熹一一九四年重修過它，有幾位學者在那裏迎接我們。該書院幾百年以來一直很有名，現在是湖南大學的一部分。朱熹的遺蹟都保存完好。「嶽麓書院重修委員會」決定恢復書院所有原有的建築，恢復其原有的規模。座談會之後，八月二十二日，乘火車經南昌來到廬山，江西社會科學院委派一位代表陪同，參觀廬山白鹿洞書院。一一八〇年朱熹重建此書院，是幾百年以來書院的典型，對中國的教育產生過巨大的影響。朱熹所有的遺蹟都保存完好。廬山因其風景優美以及與文人墨客的聯繫，數世紀以來一直與泰山齊名。和在南昌的學者舉行過座談之後，八月二十七日連夜乘火車來到福州。在福建

社會科學院派來的代表的引導下，我們參觀了朱熹的書法遺蹟，之後連夜乘火車前往廈門，並於八月二十九日上午到達。廈門大學的校長和數位教授招待了我們。在一個特為安排的會議上講了話，並參觀了廈門大學的校園。八月三十日，福建社會科學院派人來將我們送到同安——在廈門東北方約一個小時的路程。朱熹在一一五三至一一五六年曾在此地擔任主簿一職。我們還參觀了朱熹的數處遺蹟。

參加了廈門大學教師座談會之後，八月三十一日晚上乘汽車前往武夷山，第二天又在邵武縣城住了一個晚上，然後在九月二日清晨抵武夷山。觀光一天後，在九月三日沿著武夷山河乘竹筏過「武夷九曲」，參觀了武夷精舍遺址。第二天，乘車兩個小時到達五夫里，這是朱熹生活大半生的地方。村裏組織了一個特別的委員會來迎接我們，並帶領我們參觀了所有朱熹的遺蹟，諸如朱熹上學時走過的胡同、故居遺址等等。在武夷山觀光之後，乘車前往建陽。路上用了兩個小時。參觀竹林精舍，這是朱熹在一一九四年建的，是朱熹大部分著名的弟子跟從朱熹學習的地方，而建陽則是現在他的許多後代居住的地方。現在竹林精舍只剩下一根柱子，但是建陽文化館的人說該館決定重建竹林精舍、朱子廟和朱子故居。他們讓我看了剛出土的朱子石刻像和朱子墓的照片，但是因為路況太差，到不了朱子墓地，只好作罷<sup>51</sup>。從建陽乘車回到福州後，於九月八日從福州飛到廣州。我的親戚和朋友在那裏迎接我。與蒙培元先生道別，離開廣州，假道香港來到臺灣，準備參加九月十一至十三日的「利瑪竇來華傳教四百周年紀念大會」。在這次會議上，我提交的論文是〈朱熹的宗教實踐〉。會後回到漢諾威去接蕙馨。我先去看望了伯克利的芝源，然後回到匹斯堡。十月十二日，出席在哈佛召開的「退溪會議」，任評議人。十二月三日、九日和十六日，在紐約的華美協進社做關於中國思想的三次系列演講。我的中文著作《王陽明傳習錄詳註集評》本年在臺灣出版。

### 1984 83 歲

八月十三至十五日，在火奴魯魯出席「亞洲及比較哲學學會會議」，提交論文〈朱熹與世界哲學〉，從火奴魯魯又到臺北，參加將於八月十七日召開的「中國文化座談會」。八月十九至二十三日，到臺中東海大學參加「中國哲學國際會議」。

<sup>51</sup> 陳先生後來撰寫了〈朱子遺蹟訪問記〉一文，刊登在《明報月刊》第 230 期（1985 年 2 月號），頁 22-30。

我提交的論文是火奴魯魯會議上的那篇，但是作了修訂。從八月三十日至九月四日，參加在普林斯頓大學召開的「新儒家與教育會議」。本次會議是一九八二年在火奴魯魯召開的國際朱子大會的一個工作會議的續會。我提交的論文是〈朱熹與書院〉。

十一月二十至二十七日，在香港中文大學「錢穆講座」上發表三次演講<sup>52</sup>。香港中文大學每年都邀請一位中國學者或西方學者來校演講，以紀念錢穆先生——中國最傑出的學者，他創建的新亞書院後來成為中文大學<sup>53</sup>。三篇演講辭於一九八七年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書名為《朱熹的生活與思想》。當在香港的時候，我趁時間回到我的出生地南溟村去看望我的親戚和為我的父母親掃墓。趁著演講間隙，我和在那裏的姐姐一起吃午飯。十二月十五日，「中國思想世界會議」在臺灣新竹清華大學召開，我參加了其中的一個座談會。我的論文是火奴魯魯會議上的那篇，也是作了修改。在這次臺灣之行中，還出席了十二月十六至十八日的中研院兩年一度的會議。八名新院士被選出。本年，修訂版《王陽明與禪》在臺灣出版。

## 1985 84 歲

七月十三日全家到樂怡家在馬薩諸薩州的亞施利·福爾斯的鄉下別墅聚會。七月二十二日來到漢諾威，蕙馨住在蕙荃家中，我則前往新加坡。七月二十八日到達香港後，立刻趕到醫院。我的姐姐已經住進臨終病房，病情很重。她在九月二十五

<sup>52</sup> 新亞書院院長金耀基先生曾專門撰文介紹陳先生：「陳榮捷先生是世界著名的中國哲學家，他不但在中國哲學上有卓越的成就與貢獻，他更是中國文化傑出的詮釋者、傳播者。先生半個世紀以來，孜孜矻矻，或述或作，在美國的思想界，闡揚中國哲學，特別是新儒學，不遺餘力。方其時也，孤鳴於荒漠，音沉響落，誠有寂天寞地之感，而今日則不但中國哲學在世界哲壇有一席之地，即新理學之研究亦已開出一局面。誠然，此一氣運之變，決非任何一人可為功，惟執善不移，數十年如一日，以言在西方新儒學之傳道授業，恐不能不以榮捷先生最為老師也。」詳參金耀基：〈新大陸的東方一哲人〉，《明報月刊》，1984年10月號，頁22-24。

<sup>53</sup> 香港中文大學的「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開始於1978年，第一講由錢穆先生親自主講，其後又先後邀請了李約瑟（劍橋大學）、小川環樹（京都大學）、狄百瑞（哥倫比亞大學）、朱光潛（北京大學）四位教授。1984年的這次講座是「錢穆講座」的第六屆講座。陳先生的三次演講日程如下：一、朱子之新幸運（以粵語為主講），11月20日；二、朱子之創新（以粵語為主講），11月22日；三、朱子思想對世界哲學貢獻之可能（以英語為主講），11月27日。



日去世。在新加坡做了一次公開演講，隨後參加「儒家倫理會議」（七月三十一至八月三日），宣讀論文〈儒家與現代世界〉。蕙馨八月六日從漢諾威來到伯克利，我們在芝源家住了幾天後，於八月十二日回到匹斯堡。耶誕節時又回到芝源家，琨源也在芝源家中吃聖誕晚餐。和他們在一起，感到非常開心。

### 1986 85 歲

六月四至八日，我們到哈佛大學參加 Christopher 的畢業典禮。Christopher 從哈佛大學設計學院畢業，獲碩士學位。其後到亞施利·福爾斯住了幾天，看望樂怡夫婦及他們的孩子。七月二十八日至八月二日，在臺北出席中央研究院的雙年度會議，這次會議上有八名新院士當選。八月七日，將我在徹談慕學院的辦公室交還給學校。雖然我已經在一九八二年退休，但是仍被允許使用我的辦公室，因為那裏安靜，適合寫作。現在我覺得在家裏寫作更方便。從九月九日到十九日，我們到伯克利看望芝源。十月三日，狄百瑞博士和華鬻仁博士在哥倫比亞大學的教授館 (Faculty House) 設宴，慶祝我八十五歲生日以及我翻譯的《北溪字義》和編輯的《朱熹與新儒家》同時出版。大約七十名學者（最遠的來自科羅拉多州）前來助興。蕙馨、樂怡和米麗也參加了。第一本書《北溪字義》是翻譯加導論，是陳淳寫的一本儒學經典著作。它不是一本字典，而是新儒家基本概念的總綱。該書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第二本書《朱熹與新儒家》，是「朱子國際大會」的論文集，由我編輯，我並加上一篇很長的引言，由夏威夷大學出版社出版。我的「錢穆講座」的演講辭——〈朱熹的生活與思想〉——的校樣也擺放出來。十一月四至六日，回達慕思學院，參加「亞洲研究中心」的開幕典禮，並和宗教系的同事們共進午餐。十一月二十四日，設宴招待紐約嶺南基金會——樂怡現在是其董事之一——的董事會主席。十二月二十九至三十一日，出席在臺北中央研究院召開的「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提交論文〈朱熹與禪〉。

### 1987 86 歲

夏威夷大學哲學系慶祝建系五十周年，被邀做公開演講，並參加一個座談會。五月十七日，瓦巴什學院 (Wabash College) 贈予我名譽人文學博士學位。蕙馨、樂怡和米麗都趕來參加學院舉行的宴會。五月二十七日，在紐約市參加美術研究院的一個中國學生的博士學位考試。八月二十六日，先到北京，後到山東省曲阜市——

孔子的故鄉——參加「國際儒學學術討論會」，我提交的論文是〈新道統〉。九月六日回到伯克利看望芝源，十日回到匹斯堡。十一月十二至十七日，赴臺北出席「儒學與現代化國際會議」，提交論文〈中國之兩輪哲學〉。十二月一至六日，出席廈門大學哲學系高令印教授組織和主持的「朱熹國際會議」，提交論文〈朱熹與和尚，特別是大慧〉<sup>54</sup>。本年，我的「錢穆講座」演講辭以《朱熹的生活和思想》為名，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

### 1988 87 歲

一月一日，受《戴震全集》編纂委員會邀請擔任顧問。五月二十八日，被美國東部地區中美學術聯誼會 (Chinese American Academic and Professional Society) 授予學術成就獎。該會每年選舉一人並頒獎。侄女春源的兒子、女兒及他們的家人總共八人，由春源在布魯克林的女兒燕嫦擔保，在六月二日移居美國。我支付了部分旅費，他們抵美後，又贈錢用於購買衣物。六月，「武夷山朱子研究中心」邀請擔任顧問。六月十二日，我們的孫女兒、樂怡和米麗的女兒 Leicia 從達慕思學院畢業，到漢諾威參加她的畢業典禮。七月一至十二日，赴臺北出席中央研究院雙年度會議，有八名新院士當選。八月一日，蔣經國國際文化交流基金會邀請擔任顧問。我的《朱子新探索》由臺北臺灣學生書局出版，我認為這本書代表了我學術研究的最高成就。

### 1989 88 歲

五月二十七日，Christopher 和他的哈佛同學 Annie Mock 在麻塞諸塞州華特姆市 (Waltham) 的一所古老莊園內舉行婚禮。莊園內的環境非常優美。結婚典禮上，我朗誦了一首由 Annie 選的詩歌。出席這次盛事的還有樂怡、米麗、Leighton 和 Leicia、米麗的母親 Rose Wu、Annie 的母親和姨媽、我和琨源、芝源、艾姆雷和 Valerie、葉保定、蕙荃和他們的女兒 Jean，還有李汝僕和 Edith。這真是一個令人愉快的家庭聚會。還有大約二十位達慕思學院校友以及一百位朋友也參加了婚禮。

第六次「東西方哲學家會議」在七月三十日到八月十三日在火奴魯魯召開。我

<sup>54</sup> 這篇論文後來發表在《朱子學刊》1989年第1輯，頁141-154上，題目改為〈朱子與大慧禪師及其他僧人的往來〉。

擔任名譽主席，並做了兩場公開演講，一場是講「東西方哲學家會議」的歷史；一場是講「龍與蛇」，討論中國人的綜合概念和漸次演進的概念<sup>55</sup>。十二月，赴北京出席「孔子誕辰二五四〇周年紀念與學術討論會」，並在開幕式上致詞，題目為〈儒家「中」的概念之檢討〉。兩天後大會移到孔子出生地曲阜，因為我已經去過三次了，所以我沒有去，而是留在北京，拜訪了哲學家馮友蘭<sup>56</sup>，參觀了孔廟。從十月十二至十四日，我和九位臺灣學者參觀了敦煌——本世紀早期發現的有一五〇〇年到二〇〇〇年歷史的敦煌佛教壁畫。這裏有許許多多的佛像和壁畫，風格獨特。雖然地處中國西部邊界，七日旅途困頓，但很值得。從敦煌回來後，又遊覽了西安和上海，於十月十九日離開中國。我的《朱子新探索》英文版（收錄了中文版《朱子新探索》大部分的內容），由夏威夷大學出版社出版。

### 1990 89 歲

三月二十七日，在臺北參加籌建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的預備會議。Leighton 從洛杉磯加州大學的醫學院畢業。樂怡、米麗、Christopher 和我參加了他的畢業典禮。七月二至五日，出席中央研究院雙年度會議，九名新院士當選。十月二十日到福州參加「紀念朱熹誕辰八六〇周年國際學術會議」。我們在那裏待了二天，然後到武夷山待了三天，途中花了一天參觀朱子墓。一九八三年我來此地時，沒能到那裏看一看，這是我第二次來的主要原因。這一次還見到了很多老朋友，像日本學者高橋進 (Takahashi Susumu) 和荒木見悟。只有我和朱榮貴兩人來自美國。某天，我們租了一輛小汽車到浦城去參觀真德秀故居（朱榮貴在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論文就是寫他的）。這次會上我提交的論文是〈朱子的新理念和社會改革〉。十

<sup>55</sup> 本次會議共有 112 位學者參加，華人學者包括陳榮捷、杜維明、湯一介、劉述先、柯雄文、沈清松、陳來、謝希德等。1994 年陳榮捷先生去世後，很多學者撰文悼念。其中陳來先生的悼文中曾提到在會議期間發生的一件事情：「……1988 年因先生之故我曾至哥倫比亞大學講學，每週皆得與先生見面。回國之後，與先生保持聯繫，每月皆有書信往還，所說無非學問之事。1989 年夏參加東西哲學會議，我以新印《朱子書信考證》一書呈先生，先生竟於會議期間為拙書製作一份索引，使我無限感激與慚愧。」參見陳來：〈深切悼念陳榮捷先生〉，《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 4 卷第 3 期（1994 年 9 月）。當然，當年曾經受陳榮捷先生教誨、關心和幫助的青年學者，遠不只陳來先生一人。

<sup>56</sup> 陳來先生來信補充：「89 年 10 月那次是我陪陳老先生去馮先生家的。然後我們到農科院種質庫參觀。那是樂怡設計的。」

二月二十日，被行政院文建會授予文化獎。該獎項包括一張證書和四十萬新臺幣，相當於一萬五千美元。我把這項獎金平均分成三份，贈送給達慕思學院、哈佛大學和徹談慕學院。哥倫比亞將得到我的圖書，價值更高。

到現在為止，我總共撰寫了英文著作十一本，中文著作七本，一三八篇文章（其中中文三十九篇），合著四本，所寫文章為某書中一章者五十部，書評一六九篇。我在二百多所院校中演講凡一千多次。我在哥倫比亞大學和狄百瑞聯合執教新儒學研討班迄今已達十五年。我還在賓夕法尼亞大學園林建築系為畢業生講授道家課程達十七年。